皇清経解

D 12
478
341

832
2.0
941

東京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

毛詩紬義

學海堂
嘉應李黼平 著

支那所藏資料

蕩之什上

蕩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皃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以象之甚失序言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蕩蕩屬天下言箋云法度廢壞又云無可則象則蕩蕩屬王身言上帝板傳訓板爲反而此蕩蕩無傳下經天降滔德傳云天君也滔漫也毛意以滔卽是蕩經已言之故不發傳說文無蕩字水部漾字云水漾溼也从水象聲讀若蕩徐音徒朗切玉篇

門 D 12
卷

水部蕩字註云或作漾是漾即蕩字漾漾與溶漫正同則毛意蕩蕩屬王心言蓋紀綱法度蕩然無存其前皆由于君心之廢古春秋莊四年左傳楚武王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杜元凱註云蕩動散也干令升晉紀總論曰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李善註引此詩皆屬君心言也

文王曰咨傳咨嗟也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咨爲嗟也按說文咨云謀事曰咨从口次聲茲云嗟也从口茲聲則咨自訓謀事嗟咨當作嗞然爾正釋詁云嗟咨嗞也釋文云嗟又作䠶字林云皆古嗟字是咨之訓嗟爾正然矣安得謂此傳非訓咨爲嗟乎正義說泥甚

會是掊克傳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正義曰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掊作倍倍即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凌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按掊不可以言自伐故據定本倍字釋之但謂已兼倍于人亦是好勝仍爲克字之義傳文疑有脫矣釋文所載不分別衆家者多是毛義此經釋文有聚斂也三字編疑毛傳原本云掊聚斂也克自伐而好勝人也說文掊云把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掊又掊亦作裒釋詁裒聚也與聚斂義合凡自伐者皆求爭勝于人故書曰爾惟不伐天下莫與爾爭功自字與人字對謂自伐

勝人非謂自伐好勝之人也傳意或當如此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正義曰作卽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言

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按釋文云作側慮反祝詛也

與正義同如陸孔說傳惟解作字則言作詛也可矣何爲并

祝言之詛祝大同經各言侯文勢之常耳傳蓋言作祝皆爲

詛也祝字入聲外去聲有兩義有告神而求其福祐者春官

大祝掌六祝之辭及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祝有益也

詛亦有損是也有告神而加之咎殃者尚書無逸曰否則厥

口詛祝襄十七年左傳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及此

詩侯作侯祝是也說文祝云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口一曰

从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此贊詞而兼求福祐者也其詛祝

字則爲訓言部譸云詶也从言壽聲讀若酬周書曰無或譸

張爲幻詶云譸也从言州聲詛云詶也从言且聲詛云詶也

从言由聲四字連列轉互相訓皆所謂譸張爲幻者也惟今

本說文詶云譸也徐音市流切玉篇詶云時游切詶答也說

文職又切詛也玉篇所據是說文古本詶爲職又切卽是詛

祝之祝訓詛卽用毛此傳是祝與詛一也

箕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正義曰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

年乃克彖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

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按學者言鬼方各異有以爲卽

荆楚者據史記楚世家索隱註引世本陸終娶鬼方氏之妹

史記云生子六人其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有以爲西羌

者據文選揚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註引此詩及傳復引世本註云鬼方于漢則先零戎是也有以爲北狄者據干令升易註鬼方北方國唐書亦言突厥北部有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濱于北海也汲郡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克鬼方氏羌來賓荆者師行次宿之地既克鬼方卽言氏羌來賓則以鬼方卽西羌者近是然此可以釋易而不可以釋此詩此詩自二章以後詞託殷商非是徵引故事傳達經意故以鬼方爲遠方正義反引高宗事以實之失其旨矣古者鬼與九字通殷本紀命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鬼侯城索隱曰九亦依字讀鄒誕生音仇也是鬼卽九字小明至于艽野傳訓爲遠荒之地說文亦同艽以九爲聲艽爲遠荒故鬼亦得爲遠方也顛沛之揭傳顛仆沛拔也正義曰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爲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爲拔謂樹拔也正義釋傳甚畧按顛本訓頂也其樹木顛仆當作槓說文槓云木頂也从木眞聲一曰仆木也徐音都年切今作顛借也古者沛拔聲同易豐其沛釋文云本或作旆是沛旆一字詩商頌武王載旆說文作載坺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鄭註云茇讀如蒿萊沛之沛坺茇拔俱从友聲是古沛拔聲同故傳得訓沛爲拔也

抑

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按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

五矣猶簸蕩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髦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如楚語初不言刺厲王又是髦年後作也後漢侯包云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則以此詩年未髦作已不依楚語矣子夏作序時楚語未出據太師編次以爲刺厲王賓之初筵序云武公已入而作是詩明此作之在先未入相也若然未入爲相尚在倚侯之世則是諸侯庶子而得作詩刺王者關雎序云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國語云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大東譚國大夫作詩以告病諸侯庶子士也故亦得獻詩正義依韋昭楚語註斷爲髦年後追刺厲王自厲王元年下至平王十四年得九十六年假使武公上壽年百二十至作詩時亦在宣王末年太師何緣編之宣王以上乎其在於今箋云于今謂今厲王實虹小子箋云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如鄭之言直以此詩作于厲王三年之內鄭弥以武公生孝王時至厲王三年未除喪年近弱冠固應能作詩刺王也

洒埽庭內傳洒灑也正義曰洒埽者以水灑地而埽之故爲灑謂洒水溼地也唐風弗洒弗埽傳洒灑也正義亦謂洒以水溼地灑是散水之名按正義未明傳意論語當洒埽釋文云洒正當作灑是灑埽之字當作灑也說文洒云滌也古文爲灑埽字說文稱古文者有二例字下註古文者音義皆同云古文以爲某字者音義多別灑云汎也此下不云古文作洒

是古文借洒爲灑也毛詩本古文故傳讀洒爲灑洒與洗同
左傳云洒濯其心孟子云願比死者一洒之義皆同洗然內
則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義又同灑是以古文借爲灑
埽矣

用逿蠻方傳逿遠也箋云逿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
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
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按箋以蠻方爲九州之外
傳意當謂荆蠻淮夷之等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甚得江漢閒
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
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
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

其伐楚亦去其王如史記則厲王初年楚方猖獗故武公陳
戒及之史雖稱厲王暴虐熊渠去其王號亦未必不因此詩
已獻厲王益蒐軍實楚人稍稍知懼也汲郡古文厲王三年
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淮夷亦熾淮夷亦南
蠻故經統稱蠻方傳訓逿爲遠欲王驅而遠之正義述毛不
別解蠻方殆謂同鄭蠻畿之外恐未然

尚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
祭於奧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謂之屋漏郭註云詩曰尚不愧于屋漏其義
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漏郭註云詩曰尚不愧于屋漏其義
未詳那疏引鄭此箋復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
漏入郭云其義未詳者孫鄭之說皆無所據故不取也竊謂

室中四隅本皆幽闇日光漏入爲明幾何中庸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引此詩以證其幽闇可知孫說誠爲無據鄭以屋爲小帳又以釋言云屏陋隱也因讀漏爲陋是鄭據釋言而爲說也毛義同于釋宮當泛言居室鄭依釋言施小帳于陋隱之處又爲宗廟之室傳箋別矣正義合而述之誤也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扁屋穿水下也陋側逃也陋阮陝也阮陝與屏隱義近屋漏當作陋

淑愼爾止傳止至也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正義曰止者所居之名故爲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爲人君止于仁至止于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爲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故傳依用焉其說君子唯當言止于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按說文云室从宀从至至所止也至可訓止則止可訓至然傳言至者謂至極武公欲王上法文王各至其極也正義未明傳意大學此後引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並未引此詩孔偶不檢也

言緡之絲傳緡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緡之絲正謂以絲爲繩彼之於木故云緡彼不訓緡爲彼按說文云緡釣魚綸也从糸昏聲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云釣魚綸卽釋言之綸也云解衣相被卽毛此傳緡之訓彼古矣告之話言傳話言古之善言也釋文云語說文作詁云故言也如陸言殆謂說文引詩作詁言按釋詁云話言也則話與言一書立政一話一言孔安國傳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

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則訓話爲善板之出話不遠及本篇愼爾出話傳皆爲善言此經如作告之詁言毛何緣以善言釋之說文云詁訓故言也詩曰詁訓自指詩傳與此話言無涉話說文作語云合會善言也傳曰告之語言善言卽用此傳合會釋从昏昏塞口也羣言滑亂衷諸聖善言合會則談者可以塞口也引傳不言春秋傳當別有傳記之言若襄二年左傳君子譏季文子明引此詩許必不舍詩而引傳矣

曰喪厥國正義曰此曰爲詞故韓詩作聿孔以傳箋不釋曰字故引韓詩釋之按爾正孫炎註云遹古述字讀聿上經亦聿既耄正義曰爾正之訓聿曰述也亦爲自也今爾正釋言云遹迹也釋詁云遹自也如孫孔之說爾正之遹卽聿字矣文

王有聲云遹求厥宁說文引作眮云詮詞也从𠂤从曰曰亦聲詩曰眮求厥宁曰卽眮之省文故韓詩以曰爲聿許云曰亦聲而徐音余律切與聿同一切也離騷忽奔走以先後兮文選載王叔師註引綿詩亦作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殆亦韓詩

桑柔

序芮伯刺厲王也詩十六章兼有責臣下之詞用人不當咎歸于王責諸臣亦所以刺王也周書芮良夫解不著何王之世而紀年云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所謂戒者卽指芮良夫之篇此詩所陳與周書畧同其作書作詩先後不可知要在流彘以前矣經言滅我立王者忠臣進規直

言無諱其義當與周宗既滅褒姒威之同此篇本名桑柔而
春秋文元年左傳稱爲周芮良夫之詩則又名芮良夫與周
書名篇一例

其下侯旬傳旬言陰均也正義曰釋言云旬均也某氏引此詩
李巡曰旬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蔭均也按今釋
言作洵孔不言爾疋字異是孔所據爾疋作旬均也古旬與
勻聲同說文旬从日勻省又从旬作眴是旬勻本通故玉篇
勻有七旬居旬二切易豐卦雖旬无咎荀慈明本作雖均无
咎是旬又與均同也釋文陰於鳩反本亦作蔭正義釋傳云
蔭均今本从釋文當改作蔭乃合正義原本

倉兄塡兮傳倉喪兄滋塡久也箋云喪亡之道滋久長正義曰

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如孔言則正義
經作況字況與貺通故以貺字之訓釋之釋文云況本亦作
況校書者依釋文而定作況也當改作況乃合正義原本說
文茲云艸木多益滋云益也常棣況也永歎箋云茲對之長
歎訓況爲茲彼茲卽此傳之滋彼釋文云況本亦作兄是兄
卽況之省文耳況之得訓爲茲者古況兄與皇一字書無逸
篇無皇曰則皇自敬德蔡邕石經皇作兄書正義云王肅本
皇作況泰誓篇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是
也釋艸云皇榮也是發榮滋長之義爾疋之皇卽說文之坐
說文云坐艸木妄生也讀若皇其字从屮在土上屮者象艸
過中枝莖益大有所之也則皇有艸木多益之義皇卽況故

況訓爲茲也倉初亮反傳殆讀倉爲喪塡與塵聲同故訓爲久具如正義

靡國不泯傳泯滅也箋云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按厲王用兵他無可考汲郡紀年載厲王三年王命虢公長父伐淮夷而已觀此詩則當年軍旅之興殆無虛日不但此也周初列國見于文王廟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入春秋已來惟餘百數十國春秋以前其爲強大兼幷者固多如此詩所陳則爲厲王翦滅者抑亦不少傳故釋泯爲滅而箋言殘滅亦謂厲王用兵之不得其所也共和時亦有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之事惟二相行政帥師者又是召公芮伯不應刺之經

斷屬流放前事此據征伐一節言之耳假令共和時有作詩者亦得爲刺厲王以王囘尚在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庚申後卽書共和元年白是太史公之誤如謂厲王已沒宣王尚少則當屬之宣王如謂王已流彘太子監國仍當屬之厲王乃前後兩無所屬而繫以共和此王莽居攝改元所由藉口也然其失不始于太史公春秋魯隱公元年不行卽位之禮經據其實而左氏曰不書卽位攝也是謂隱公攝位之元年也太史公承其誤以作年表非春秋書公在楚公在乾侯之義紀年于庚申仍書厲王十三年以迄二十六年癸酉得之國步蔑資箋云蔑猶輕也又云國家爲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蔑之爲輕正義不釋按說文蔑云勞目無精

也懱云輕易也从心蔑聲商書曰以相陵懱箋讀蔑爲懱故曰蔑猶輕也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云蔑祖辱親李善註引說文懱字釋之云蔑與懱古字同

大風有隧傳隧道也正義引左傳當陳隧者井湮木刊陳隧爲陳道証隧爲道是矣而不言隧之何以得訓爲道按說文無隧字隧卽遂也遂與術一字說文術邑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讀術爲遂遂田間道也故遂得訓道曹風匪風發兮傳云發發飄風匪有道之風釋天回風爲飄回旋之風从地陡起故曰匪有道此大風从空谷而來故爲有道楚詞河伯云衝風起兮水橫波說文衝通道也故王叔師註云衝遂也屈原設意與河伯爲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蒙神祐反遇遂風大波涌起卽據此傳爲說王意亦以遂爲道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傳戾定也正義曰毛以職盜爲寇爲民所主行則是民自作盜賊相寇害也按經末二章切指民心上章言民之無極則主爲涼薄以背上民之回邪則主爲競力以凌人此章未戾承上章而言無極回邪如是則民心動搖而無定將主爲盜賊而寇害于王矣周書苟良夫解曰以子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孔晁註曰是國人爲患也此詩職盜爲寇正謂國人爲患與周書之旨相符正義謂民作盜賊自相寇害非經意也

雲漢

天降喪亂箋云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正義述經曰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釋箋曰定本集註仍字皆作乃字是正義本箋文作仍字而述經用乃字誤也雖釋詁仍亦訓乃乃亦音仍必改从仍字方合正義原本

后稷不克正義引王肅曰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按毛無傳孔以王說爲毛說訓克爲能而能下橫益福祐二字此釋經者所忌也說文云克肩也徐氏曰肩任也負何之名也與人肩膊之義通能勝此物謂之克經言雨澤不降豈先祖后稷不克肩邪皇天上帝不臨鑒邪如此方合毛意

靡有孑遺傳孑然遺失也正義述經曰其餘不死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漏而不餓病者釋傳云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註皆云孑然遺失也如孔言是正義傳文作孑然遺漏今本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當改作遺漏乃合正義原本

先祖于摧傳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嚓嚓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民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吉困之辭正義釋傳引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按孫釋傳于字下益何所二字經無是也經言昊天上帝則不以雨澤爲我遺矣相與恐畏者亦尚有神何不相與恐畏乎先祖之神爰來至矣傳意如此箋以摧爲嚓又以嚓爲嗟故下卽云于嗟乎說文無嚓字廣韻嚓云送歌也

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與嗟歎義同故嚾得爲嗟也箋讀于爲吁釋文無音亦誤

如惔如焚傳惔燎之也正義述經曰如炎之惔燒如火之焚燎又曰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如孔言則當時經本有作如炎者正義从定本也說文惔憂也炎火光上也燎放火也放火則光騰上傳讀惔爲炎故訓燎也節南山憂心如惔傳云惔燔也彼釋文云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燄是炎燄惔古字通彼傳訓惔爲燔燔燒也言憂心如火之燔燒耳此經下有如焚既是燒則惔不得訓燔而已故訓燎以別之傳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燎固甚于焚也正義謂焚燎俱是燒之名故以惔爲燎疏矣釋文載傳燎也無之字今本

傳交之字當衍

薛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正義釋箋曰以周救于人其字當从貝故轉爲賙按論語君子周急不繼富左傳周亟矣無資孟子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字作周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字作賙箋言賙給之又言權救其急則賙亦周救之義說文貝部不收賙字其義當與周通用不解箋何以必別其字竊意經文本是舟字毛無破字之例故讀爲周而訓救鄭則改舟爲周周卽賙也故爲賙給亦如改摧爲嚾訓嚾爲嗟耳

崧高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正義曰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又曰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按自共和時荊楚漸張故召穆公有追荊至洛之役宣王時勢當又熾南方諸侯必有畔而從之者故加申伯爲侯伯以爲連屬之監一時控制之宜撫綏之畧皆于此詩見焉建者卽經于邑于謝是也親者卽經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是也若如孔言宣王當日惟是推恩外戚後世史法應以爲譏豈復有可美者乎國語稱申呂齊許由大姜則自周初受封經已明言維周之幹至厲王尚娶于申何至宣王而遽絕此又必無之事也

崧高維嶽傳崧高兒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正義引韋昭國語註云四伯謂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也周語惟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于神以祐堯者也正義又曰何知此言崧高非申岳而以崧爲高兒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四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嶽謂四岳也按傳因伯夷爲四岳之伯故統稱四岳堯時官名四岳而岳實有五史記封禪書云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

月巡狩至西嶽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索隱曰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春秋隱八年公羊傳何休註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云云十有一月朔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今尚書無還至嵩如初禮六字而何邵公引書有之與封禪書合應劭風俗通按尚書與太史公所言畧同而皆如岱宗之禮後云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應氏言不巡者亦據書還至嵩而言非謂不祀中岳據此則堯時伯夷兼掌五嶽之祀隱十一年左傳稱許爲大岳之允莊二十二年左傳稱姜爲大岳之後皆不稱四岳而稱大岳蓋兼中岳言也伯夷既兼掌五嶽而此詩言生甫及申二國實近中嶽不得謂姜氏不主崧高矣然則傳舉四岳特以明姜氏官爲四伯未嘗言此詩崧高非中嶽也應仲遠序五岳曰中央曰嵩山嵩者高也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天廟在潁川陽城縣以崧高爲中岳其說可从正義之言未免誤會傳意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正義述經曰維此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按下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智入爲周之楨幹之臣以甫申爲二人自是箋義傳意不然申呂齊許之初惟有一呂即甫也是有甫而後有申故經言生甫及申既申由甫出則維申及甫甫亦是申維

周之幹申爲周邦之楨幹也傳言生申甫之大功不分二人
妙得經意此與殷商荆楚同知殷商荆楚爲一卽知申甫不
得爲二王風揚之水以甫許爲申同于此也正義以箋述傳
失之詳見揚之水篇

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傳謝周之南國也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
謝旁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
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如正義言是謂
謝卽申也按黍苗肅肅謝功傳云謝邑也此言周之南國邑
與國一耳傳意以謝本周南方之一國舊有居于是者國已
他徙其地空虛故宣王以封申伯因是謝人箋云因是故謝
邑之人而爲國言故謝邑其意亦同于傳國語史伯謂鄭桓

公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陳蔡應鄧隨唐水經淮水篇
註云淮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二源微小至城
漸大城周迴側水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者也世祖建
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爲謝陽侯卽其國也然則是水卽
謝水也又云謝水又東南逕新都縣左注淮水又云淮水又
西南與南長陂門二水合其水東北出湖陽東隆山又云其
水西南流逕湖陽縣故城南地里志曰故蓼國也竹書紀年
曰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者矣又云其水南入大湖湖水
西南流又與湖陽諸陂散水合謂之板橋水又云板橋水又
西南與南長水會水上承唐子襄鄉諸陂散流也唐子陂在
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漢光武自新野屠唐子鄉殺湖陽尉

于是地云云後漢書光武紀進屠唐子鄉註云唐子鄉有唐
子山謝城故址與湖陽故城及唐子山皆在今河南南陽府
唐縣南申國在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唐縣在南陽東一百
二十里當日徙居于謝蓋擇形勝之地以為方伯治所漢荆
州刺史治南陽而後魏復設東荆州刺史治淯陽其故城亦
在今唐縣東以後準前謝在周時為形勝之地可知然則謝
與唐鄰距申蓋遠不得為一地矣謝之先為徐楚辭天問云
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王叔師註曰荆楚也徐偃
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
徐周衰其後僭號稱王也偃謚也言徐偃王修行仁義諸侯
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眾心中覺
悟恐為所并因興兵擊之而滅徐也如王叔師言則偃王舊
國于謝其言周衰言楚文王順七諫之文為說耳史記昌黎
俱不言楚文王秦本紀云繆王西巡守樂而忘歸徐偃王作
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昌黎衢州徐
偃王廟碑云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
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鬥其民北走彭城武源山下百姓隨而
從之萬有餘家以秦本紀及韓碑觀之則徐先居謝自繆王
時已走徐城故宣王以其地封申伯傳以謝為周之南國非
無本也謝以水得名因徐先居之故詩或作謝或作徐耳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正義曰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
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又曰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

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按孔以申國已絕家于京師故爲此說申伯由申國入爲卿士家仍在申王命遷在申之家臣往居謝邑耳王命在先城宅既成卽應遷徙申伯則尚由鎬至岐由岐往謝勢亦不得同行也

鉤膺濯濯傳鉤膺樊纓也正義曰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如孔言引巾車文則傳當云鉤膺鉤樊纓也誤與采芑傳同詳見采芑篇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釋傳引王肅云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當矣又引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意存右鄭非也釋器云圭大尺二寸謂之介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此鄭所用也以說文考之則不然說文云珽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揚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瑁諸侯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玠字註獨不言尺寸則大圭乃是通詞書顧命賓稱奉圭兼幣無介字許用孔氏古文引作介圭彼諸侯享王之圭得稱爲介則朝王之圭亦得稱介春官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而韓奕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韓侯爵圭應七寸得稱介圭是則介

圭之名通于五等故傳以介圭作寶訓爲瑞也子雍述毛以桓圭九寸爲圭之大者猶落第二義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錫介珪以作瑞正用毛此傳

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正義釋箋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云近辭也正義曰以爲辭也按說文作辺讀與記同釋文云近音記是陸經本作辺故音記如孔言則正義經本作辺故云近或欲據說文改作辺轉與正義原本不合字有當仍其誤者此類是也

王餞于鄗傳鄗地名箋云時王益省岐周故于鄗云正義曰時宣王益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于鄗也按箋以岐周爲大名實卽鄗耳周自大王王季居岐山下中水鄉之周原至文王漸徙而南皇矣篇所謂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也彼箋云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云云不明言其地名以此經觀之其卽鄗乎今陝西鳳翔府鄠縣在渭水南古鄗地在渭水北側近渭水以亦在岐山之南故統號岐周時宣王省方在鄗非自岐遷之而餞之于鄗也江漢于周受命經無鄗字可云在岐然言自召祖命召祖謂召康公奭也康公食采于召水經渭水篇註云雍水又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蓋邵樹聲相近誤耳亭故邵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後漢郡國志曰鄗縣有邵亭謂此也召祖在鄗則

江漢于周受命亦謂鄰矣二疋之文未有言宣王至岐者言
曰漆沮毛傳謂漆沮之水則在漢馮翊鳳翔石鼓或以爲文
王或以爲成王而昌黎詩云宣王奮起揮天戈又云蒐于岐
陽騁雄駿以爲宣王獵碣殆據此詩及箋蓋已省岐陽則順
時蒐狩亦禮之所有也
以峙其糗箋云糗糧正義曰糗釋言文按糗與糧通說文餱
字註引周書峙乃餱糗今書作糗糧是糗與糧通說文米部
無糗字徐鉉新附有之然餱字註及穅字註中皆有糗字又
見于詩爾疋或米部偶脫耳峙釋文作畤云本又作峙直紀
反兩通正義以俗本作畤爲誤其實儲峙當作待說文儲云
待也待云待也从人从待徐音直里切畤與峙皆假借也

申伯番番傳番番勇武皃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箋云申伯之
皃有威武番番然毛以下經言文武是憲則申伯兼有文武
故以番番屬虎賁之士鄭以下章言申伯之德此章當言申
伯之威故易傳言申伯之皃有威武明指申伯之身傳箋別
矣正義同箋于傳失之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終

南海陳澧番禺金錫齡新校　靈川秦培蕃舊校
三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一

學海堂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常齋著

蕩之什下

烝民

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按據按正義以樊在畿內故疑不得稱侯毛意不然也傳記言樊者有三隱十一年繻樊莊二十九年樊皮僖二十五年陽樊昭二十二年樊頃子杜元凱註無一言及于山甫而史記晉世家註服虔

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晉語倉葛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此一說也水經沔水又逕平魯城南註曰城魯宗之所築也東對樊仲山甫之所封也泚水篇註引司馬彪曰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廣韻樊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樊後因氏焉今在南陽此又一說也史記周本紀張守節正義曰毛萇云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兗州瑕邱縣西南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也此又一說也漢書杜欽傳註引韓詩言仲山甫封于齊瑕邱近齊張守節正義得之晉語謂陽有樊仲之官守司馬彪謂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皆指其子孫而言顧氏春秋大事表謂陽樊東遷後仲山甫子孫所封後徙于河南其說是也瑕邱非畿內故可稱樊侯然如張守節所引安知毛傳原本不作樊穆仲乎陽樊今河南鄭州府滋陽縣地樊城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地

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云儀匹也釋文云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匹也正義曰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如孔言則正義本與釋文本皆作我義圖之今汲古閣本校書者依鄭箋誤改也當仍作義乃合正義原本

愛莫助之傳愛隱也箋云愛惜也正義曰愛隱釋言文按爾疋作薆正義不言字異則唐爾疋本有作愛者也說文艸部無薆字竹部箋云蔽不見也人部僾云仿佛也引詩僾而不見

二字之訓皆有隱義廣韻燮儇二字註皆云隱也愛卽燮儇之省文故傳訓爲隱說文愛云行皃悉云惠也燮云愛惜字本作悉隸書悉愛通故不曰愛當作悉也

仲山甫出祖傳言述職也箋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正義曰既言在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于國門而爲祖道之祭按祖與下徂齊同古文作且訓往故傳云述職毛意以山甫爲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此行自述其卿士之職及已在道乃奉王命城齊與召伯奉命專爲城謝者不同正義謂既受王命將欲適齊非毛意矣

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益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訂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按齊世家本缺六代若干哀公上加一代則獻公可當宣王詳見齊譜惟史記稱太公都營邱營邱卽臨菑也胡公徙薄姑獻公復都臨菑而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杜預註曰蒲姑氏殷周之閒代逢公者昭九年傳詹桓伯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預註曰樂安博昌縣有薄姑城服虔曰蒲姑齊也商奄魯也水經濟水篇註曰濟水又徑薄姑城北後漢郡國志曰博昌縣有薄姑城地里書曰昌尙封于齊郡薄姑故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如彼諸文是太公初封卽都薄姑此傳云去薄

姑而都臨菑毛意謂至是始由薄姑徙都臨菑異于史記矣
博昌爲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地距臨菑五十里在太公初封
百里之內而沂州府屬莒州亦有薄姑則成王時與四國作
亂周公滅之遷奄君于此水經濰水篇註曰靈門縣有高原
山浯水所出其水東北徑姑幕縣故城東故薄姑氏之國也
姑幕故城在今莒州界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孔安國註曰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
之又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亳姑孔安國註曰周公徙奄君于亳姑因告樞以葬畢之義
所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如書序是奄君遷于薄
姑而鄘註引闞駰曰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
以封太公是以地里志曰或言薄姑也此說非是計奄君遷
此不久國除故春秋初莒子自介根徙都焉齊終春秋不能
有莒何得太公時已封薄姑孔傳及鄭書序註言薄姑齊地
者據漢初三齊言之耳若然薄姑有二地而薄姑之君豈應
有二竊嘗以事勢推之奄本居曲阜薄姑本居博昌二人皆
紂黨武王誅紂徙奄君于淮水上徙薄姑于姑幕而以其故
地封齊魯武王崩二人遂誘祿父反書傳曰奄君薄姑謂祿
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
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酌罪之輕重誅薄姑而
赦奄君至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翦滅之乃徙新立
奄君于姑幕如此則左傳書序漢志及服孔之言一一皆合

此傳云去薄姑亦當謂博昌薄姑非姑慕薄姑也薄蒲亳三字通

韓奕

序箋云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

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正義釋大夫韓氏據桓三年左傳服虔註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又謂引史伯者證幽王之時韓猶在也皆非箋意按史記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于韓原曰韓武子索隱曰按左氏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于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于韓原卽今之馮翊韓城是也如小司馬說武子非桓叔之子此箋但云韓氏不云韓萬言故大夫者謂韓故時大夫其意亦以此大夫卽韓苗裔與世家同春秋戰國時晉興而韓繼引鄭語者以此大夫之後爲六國韓王證史伯之言驗耳

有倬其道傳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按禹除水災定田賦所以養民宣王平大亂建侯伯所以靖民倬然著明之道傳指宣王能繼禹功也箋以有倬句屬韓侯故云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諸侯傳箋不同正義合而述之誤也

韓侯受命傳受命受命爲侯伯也以經言因以其伯故傳言爲侯伯經先受命而後來覲傳依經爲訓也箋云受王命爲諸侯不言侯伯次章箋云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如箋則首章爲初受諸侯之命尚未命爲侯伯直至卒章始言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傳箋義別矣正義述經于此句亦用傳侯伯之義非箋意也繼世而立列國之常然觀春秋諸侯有錫命有不錫命則錫命者爲榮故箋以受命爲諸侯爲顯其美也

以其介圭箋云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正義曰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界畧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世所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按序下箋云梁山于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下卽云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已明言韓在夏陽引黑水西河明韓國在雍州引璆琳琅玕明大圭爲雍產不言雍州初無義例孔謂韓實在西河而非雍州豈以漢夏陽之地非周之雍州耶職方正北曰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滹沱其浸淶易初不言河漢地里志曰周監于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梭其地勢并在冀州之北與雍分河水爲界夏陽在西河之西不得爲西河豈并州在西河之東反得稱西河耶孔以經

言奄受北國疑韓亦在北故以并州當之不知經言北國正謂雍州之北耳詳見後條

炮鼈鮮魚簠云炮鼈以火熟之也正義曰按字書魚毛燒肉也魚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燖煮曰魚然則魚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魚鼈者音皆作魚然則魚與魚以火熟之謂烝煮之也

按說文炮云毛炙肉也周禮地官封人毛炮之豚鄭註云燔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小雅瓠葉炮之燔之傳以毛曰炮正義謂此述庶人之禮當是合毛而炮之是炮之爲訓原兼去毛合毛言也禮記內則炮取豚若將鄭註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禮運以炮以燔註炮裹之也此箋言以火熟之何知不是塗裹燒之而必謂烝煮之乎瓠葉傳言以毛曰炮所以別于燔炙此及六月鱄鯉鮮魚俱是生食炮爲熟食其義易明故毛不發傳箋言火孰對魚之生食而言益炮與庖通漢書律秝志炮犧氏之王天下也顏師古註云炮與庖同庖人治之則塗裹烝魚皆兼之矣鮮當讀如斯爾疋釋言斯離也斯離其魚卽是作膾正義謂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爲韻恐非也

維筍及蒲傳筍竹也蒲蒲蘆也箋云筍竹萌也蒲深蒲也正義曰言筍竹蒲蘆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畧耳按陸璣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月九月生此說非是竹春冬有筍春賤而冬貴吳都賦云苞筍抽節劉淵林註曰苞筍冬筍也出合浦其味美于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說文云竹冬

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箬箬也正指冬生之筍而言說文又曰筍竹胎也然則三時竹胎通謂之筍冬月所生專謂之竹筍之外裹爲箬箬許所謂象形象筍之形書顧命敷重筍席孔傳筍箬箬是也竹卽是筍毛訓筍爲竹其義古矣箋以竹爲大名故易傳爲竹萌言筍是竹之所萌生也釋艸云篔箭萌專謂箭竹之萌正義引釋艸云筍竹萌或孫炎本爾疋如是然與傳毛義殊也說文蒲水艸也蒻蒲子也藻蒲蒻之類也藻與蒲蒻別矣箋言深蒲卽藻之省文非謂蒲蒻入水深也正義以筍竹爲竹萌以蒲蒻爲深蒲同傳于箋兩失毛鄭之意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按首章王親命之毛鄭俱無釋如箋義先入覲而後受命則爲親命韓侯如傳義先受命而後入覲則韓侯尚在其國不得云親命矣上下契勘乃知此章言蹶父相攸實爲首章補序蓋衛命必有卿士常武王謂尹氏傳云掌命卿士是也蹶父爲王卿士則親命者命此蹶父汲郡古文云宣王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與此經合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按下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又云今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王畿謂鎬京也鎬京北面爲今陝西榆林府邊牆外地是鄭以韓城在雍州而撫柔雍州界北蠻服之國正義謂韓爲并州牧者非矣毛于韓城無釋但

韓受北國其治所當在北方水經聖水篇註引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肅以燕師爲燕國之民故爲此說然申伯國申而爲侯伯則居于謝同在豫州韓侯國韓其爲侯作治所亦應在雍州此經韓城當以六月毛傳釋之六月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云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夫鎬爲九原方爲朔方詳見六月而焦穫又在鎬方之外乃玁狁諸國出入之要路韓之先祖居其地以撫柔百蠻則韓城之在焦穫審矣

因時百蠻傳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箋云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傳以因時爲長是箋以因時爲時節傳箋不同正義以鄭述毛誤也

其追其貊箋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正義釋箋作獫夷云定本集註皆作玁狁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爲玁狁當仍作夷乃合正義原本水經註引此箋亦作獫夷也鄭言追貊東遷明周時爲北國說文貊作貉云北方豸穜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又貔字註云豹屬出貉國从豸皃聲詩曰獻其貔皮周書曰如虎如貔貔猛獸以貉爲北國鄭註周禮以九貊爲東夷又以爲東北夷據漢時言之耳正義謂貊者東夷之種分居于北與箋義相違非鄭意也

江漢

淮夷來求傳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正義曰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于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

國又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按春秋僖十六年會淮謀鄫非爲病杞自是偶有不照惟引東略以證東國而淮夷所在仍未明也傳言東國言在淮浦是明有其國邑今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卽漢之淮浦縣漢屬臨淮郡後改屬廣陵郡故水經云淮水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註引應劭曰蓋側淮濱故受此名淮水正在縣南然則安東卽淮夷召公所伐在淮北矣

經營四方箋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按此爲經之二章言經營四方四方既平三章言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四章至卒章皆言錫祉召伯之事惟首章來求來銷言伐淮夷耳是召公自此役而後尚有許多勛勞序言興衰撥亂者指此正義謂經六章皆命召公平淮夷誤也

于疆于理箋云于往也于於也正義曰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集註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如此六字是述定本集註之言本無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如孔言是正義校書者誤以爲孔遵定本集註輒爲增入按箋云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經界修其分理止訓于爲往正義述經云往正其疆界往修其分理釋箋云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爲往是正義原本止有于往之訓無于於二字也刪之乃合

來旬來宣箋云旬當作營宣徧也正義曰宣訓爲徧旬不宜亦

訓爲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旬謂勤勞于經營四方來宜謂勤勞于徧理按旬營二字隸書篆文俱不相類孔言殆誤旬之得爲營者爾疋釋言云洵均也桑柔其下侯旬傳云旬言陰均也是旬卽洵字卿風擊鼓于嗟洵兮釋文云韓詩作敻說文云敻營求也从夐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敻求得之傅巖巖穴也徐鍇曰人與目隔穴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今書序及史記殷本紀敻求俱作營求是古者旬洵敻營四字音義互通故得爲營也

常武

正義曰此經淮浦非淮夷徐國非春秋之徐子其說是也江漢經無淮浦而毛傳言淮夷在淮浦繫之東國其爲今之安東無疑此經淮浦在徐國之上必非江漢毛傳之淮浦故孔以爲非淮夷也鄭于仍叔家父及譚韓諸國皆引春秋內外傳以明之此經徐國闕焉故孔以爲非春秋之徐子也但淮自發源至海其可名淮浦者多據禹貢徐州爲國當亦不少經所謂淮浦徐國者果安在乎汲郡古文云宣王六年王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彼次淮卽詩淮浦彼徐戎卽詩徐國春秋僖十六年經會于淮杜註云臨淮郡左右是淮浦卽臨淮也漢志臨淮郡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縣縣卽春秋時徐子之國爲今安徽直隸州泗州地伐徐戎而次于此明徐戎之國更在其東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徐戎爲魯東之

戎與淮夷鄰近同在安東可知泗州去安東二百八十里王師既服淮浦諸國宜徐戎驛騎聞之不戰而自屈也王猶允塞箋云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與紀年言次于淮合淮浦爲臨淮徐國爲徐戎傳箋所未言然古文不可廢也經不稱徐戎而稱徐國者已服王化所以進之春秋時有北戎允姓之戎揚拒泉皐伊雒之戎茅戎大戎驪戎其無名號專稱戎者如隱公時會潛盟唐皆魯西南之戎獨不見徐戎意宣王此役而後革面洗心既與中國無異所以至春秋而不復見與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王命南仲于大祖皇父爲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正義引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于后稷大祖之廟者孔意以孫言爲然按白虎通云封諸侯于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王制曰爵人于朝與眾共之也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禮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大祖又曰天子遣將軍必于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于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此言于祖廟命遣之也如白虎通引此詩是南仲在宣王時後漢之初諸儒已同毛說而命于大祖禮有明文孫氏之評未爲得矣

徐方繹騷傳繹陳騷動也箋云繹當作驛又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按傳言王舒徐安行匪繼

以遨遊將于徐方陳旅以恐動之也周頌載芟驛驛其達釋訓云繹繹生也二字本通故箋以繹爲驛正義述毛云故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是以箋傳遽之義爲毛義也恐不然

如震如怒箋云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釋文云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正與箋合是鄭作箋時經字作而也正義述經云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孔所據經字作如故述經如此不言箋異其所據箋亦作如也今本箋兩而字不知誰所校定雖而與如古字本通然必改作如乃與

經合

鋪敦淮濆箋云敦當作屯釋文云敦王申毛如字厚也正義釋箋曰敦訓爲厚于義不協故破之爲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按邶北門傳訓敦爲厚施之此經誠爲不協然行葦敦訓聚皃安知毛意不以爲聚乎訓聚則與箋讀爲屯者一矣揚子雲甘泉賦云敦萬騎于中林兮李善註敦與屯同故鄭謂當作屯

仍執醜虜傳仍就正義曰釋詁云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按釋詁仍有三訓厚也乃也因也無訓就者釋文云仍本或作扔說文仍扔俱訓因而別有捆字云就也从手因聲傳讀仍爲捆故訓爲就耳

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摯如翰箋云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正義曰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

其中豪俊者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按說文翰云天雞赤羽也从羽倝聲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鶅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今周書云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當从許所引爲正是翰爲鶅風秦風駟彼晨風傳云晨風鸇也說文鸇云鶅風也是翰爲鸇故傳云摯而篆言豪俊矣正義統云鷹鸇之類疏也

瞻卬

譖始竟背箋云譖不信也正義曰譖譖者皆不信之言故以譖爲不信也按釋文云譖本又作僭子念反是鄭箋詩時經文作僭故訓爲不信也巧言僭始既涵箋訓不信與此正同孔未免曲爲之說譖僭皆以朁爲聲二字本可通借是以巧言傳訓僭爲數讀側蔭反然箋有破字之例如此經作譖鄭欲訓爲不信則必曰譖當作僭矣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傳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又云乃舍爾被甲之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正義釋傳曰毛讀狄爲遜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釋箋曰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按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是王子孃述毛之說正義據之以爲與奪非毛意也介字毛不爲傳當从本訓說文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卽疆介之介宣王復文武之竟土幽王承之其竟土與宣王同此舍爾介狄對下邦國殄瘁維予胥忌對下人之云亡言天何以刺責爾乎神何以不福爾乎以王自

舍置爾疆介之遐遯而惟與子羣臣相怨如是則不能至道不能致祥威儀益多不善羣臣之賢者皆言逃亡爾王之邦國雖疆介遐遯亦將盡病矣毛意當然

召旻

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疋則無之按釋詁云滮虛也釋文云郭云本或作荒荒亦邱虛之空無今本爾疋郭註惟引方言云滮之言空也皆謂邱虛耳無本或作荒四字如釋文是郭註爾疋本亦作荒矣易泰卦包荒釋文云鄭讀爲康云虛也然則荒滮一字非滮之外又有荒字正義當云唯某氏滮作荒也

蟊賊內訌傳訌潰也箋云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王施刑罰以網羅天下眾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按抑篇實虹小子傳云虹潰也謂無角自用之言實潰亂小子此傳與彼訓同則謂王施罪罟于天下以此蟊賊之臣自相讒惡傳箋訌爭訟又謂蟊賊之臣自相讒惡傳箋潰亂王心也箋以訌爲爭訟義別正義合而述之誤也

臬臬訛訛傳訛訛窳不供事也正義曰說文云窳嬾也坤木皆自豎立惟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从穴音眠按今說文穴部並無窳字豈唐初說文作窳亦引說文云嬾也而說文亻部並無窳字豈唐初說文瓜部有瓠字窳字下本有此訓而陸氏誤作窳與然說文瓜部有瓠字

註云本不勝末微弱也讀若庾弱與嬾惰義同此傳寤不供事當作瓜

我位孔貶傳貶隊也箋云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按說文云㠯傾覆也从寸臼覆之寸人手也从巢省杜林說以爲貶損之貶傾覆與隊義同傳意言王位之必隊箋言犬戎伐之亦據後事見凡伯之言驗耳正義謂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夫幽王十年尚盟諸侯于太室王師尚能伐申何言與諸侯無異哉

莫不潰茂傳潰遂也箋云潰當作橈橈茂皃按說文潰潰漏也一曰長皃長義與遂義近而潰僞聲同傳讀潰爲僞也箋作橈者古貴聲與胃聲同故謂字从口从胃亦或从口从貴聲通爾疋釋木云謂櫬采薪注文云舍人引上句櫬梧來合在此句以謂字作橈是橈與謂通說文橈弱也从木堯聲或从虫作蟯蠭今隸書作橈是由貴胃聲同故作橈而訓茂矣正義隨傳箋順釋無所發明故詳之

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當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

拨說文云顰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水濱非是然則毛作傳時經文是顰字故鄭謂當作濱釋文載張揖字詁云顰今濱則顰是古文濱是今文毛傳自依古文非關

通假徐氏謂濱爲俗字亦非頻乃俗字耳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箋云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

按風始周召而風之終以召公先儒多如此說則經稱召公不爲無意而此箋獨言非獨召公者周南正義論詩六字爲句引此云有如召公之臣是此句本有之臣二字故箋云非獨召公不知何時脫去正義于此亦更不言及不可解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一終

南海陳韶　番禺金錫齡　靈川秦培瑤　舊校　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二　學海堂

毛詩紬義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正義曰周公攝王之政營邑于洛既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于清廟而祀此文王焉又曰此言率者周公使二伯率之正義以箋成洛邑爲居攝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故爲此說序意不必然也按洛邑之作本爲諸侯以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均焉其事周公主之故序繫于周公而朝諸侯者自爲成王書洛誥孔傳謂成洛邑在攝政七年今

嘉應李庶常　黼平　著

亦無論七年六年但據洛誥論之曰王在新邑是成王在洛也曰汝其敬識百辟享是成王朝諸侯也特其所謂烝祭歲者爲封周公之後祭告文武與此祀文王者異耳然其上文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曰肇稱曰新邑所祀者非文王而何既成王朝諸侯祀清廟則率之者亦惟成王顧命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彼朝新王故二伯率之而見洛邑之祭諸侯咸在廟中主祭者率之何須復令二伯率也正義云云全違序意箋云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明祭時歌此詩矣正義曰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是謂祭後始作也書傳云周公升歌文王之

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箋本書傳爲說如正義祭後始作則當日周公所升歌者又是何詩如謂朝諸侯之年禮樂未作無有升歌笙間之節是此祭禮樂未備萬事草創又何足以歎美而作詩以頌之乎亦非箋意

肅雝顯相傳相助也按作洛之年傳文不顯鴟鴞傳云宰七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毛意周公無避居東都之事則成王元年周公攝政七年成洛邑作召誥洛誥召誥孔安國傳王與周公俱至洛洛誥曰王在新邑汲郡古文云成王七年王如洛諸侯來朝是洛邑既成成王在洛此傳訓相爲助謂助成王之祭清廟非助周公正義述經曰毛以爲於乎美哉周公

之祭清廟也傳箋不分失之

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箋云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

德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多士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謂是能執行文王之德之人也按文定厥祥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告于文人傳文人文德之人也不必皆指文王此傳亦謂多士有文德與顯相對耳正義乃同傳于箋誤也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按傳引師說以無極釋不已故文王之德之純傳亦訓純爲

大箋依中庸以不已爲無倦已故言純亦不已傳箋迥殊正義述毛曰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也同傳于箋未得毛意孟仲子學于子思其言蓋有所授中庸于純亦不已之後卽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聖人之道之大與天無極也則所謂純亦不已者亦言文王之德之大與天無極而爲周禮之所自出可知矣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與此詩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同假嘉溢愮收聚也言文王以嘉美之道戒愼子孫惟周公能收斂之制爲六典以順文王之意凝與收一也又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

新敦厚以崇禮與此詩曾孫篤之同篤成王能厚行之也敦厚與篤一也子思本此詩之意以作中庸孟仲子卽本中庸之意以釋此詩故傳依用焉傳言美周之禮則周禮已行箋爲居攝五年則周禮未作亦可以箋意述毛也

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愼按假與嘉通假樂君子中庸作嘉樂是也爾疋舍人註溢行之愼也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引作誰以謚我廣韻引作誰以謚我者假又與遐同法言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註假作遐而遐與何通詩遐不謂矣遐不作人皆訓何故左傳引作何假嘉一字而誰之訓嘉善也故說文廣韻引作誰溢與謚形相類而謚與恤通書惟刑之恤哉今文作謚哉故左傳引作恤而廣韻引作謚釋文載徐仙民云毛音謚謚字疑誤謚乃笑兒也當作謚釋詁謚溢謚愼又同訓靜是謚亦得爲愼俗書謚字多作謚傳寫誤耳

維清

序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正義曰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于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按凡樂有歌有舞歌其詩卽舞其詩詩者樂章說文竷云樂也舞也樂有章从章从夂夂从久詩曰竷竷舞我是舞必依詩而舞也戴記下管象舞大武鄭于文王世子註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于祭統註云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彼大武

之象用簫管吹之干戚舞之此象亦當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服虔註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創去無道杜預註曰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雖所解不同要有舞有曲則舞此詩可知如正義言成王時乃作此詩則當武王制之名爲象舞所舞者何詩而成王所奏者又是何詩乎如謂武王時本無詩則未有樂而無章者如謂武王時有詩至成王時更作又未有周公而敢輕易武王詩者謂爲成王時作義實難通箋言武王制焉知鄭意詩樂並制矣

肇禋傳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按生民以歸肇祀傳云始歸郊祀也周之祭天自后稷然矣此經之禋如爲文王祭天不應言肇尚書禋于六宗固爲天神而我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宗廟亦得稱禋說文云禋潔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禋兩訓皆無祭天之義是禋乃祭祀通辭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爾疋是類是禡師祭也出而征伐有三祭通禡爲四然則禋者包四祭而言傳訓爲始言始禋祀而征伐義不繫于祭天也鄭于生民言二王後得祭天至文王時已非二王之後故言受命始祭天而枝伐傳箋不同所宜別白正義以箋述毛非也

維周之禎傳禎祥也按陸氏釋文經作祺云音眞爾疋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曰祺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

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祺定本集註祺字作禎如孔言正義經文作祺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行葦壽考維祺傳云祺吉也此經如作祺傳不應別訓惟作禎乃訓爲祥釋言祺祥也祺吉也而說文云禎祥也祺吉也从毛傳不从爾正則經文作禎爲是然必改作祺方合正義原本

烈文

序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歹于祖考告嗣位也按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序皆言嗣王此序獨言卽政不言嗣王則是周公歸政明年卽政也箋言新王又言告嗣位則是武王崩之年卽政也序箋不同正義一之又言箋意于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爲重故舉諸侯以總之予夏作序但知有諸侯助祭耳不能預知箋意有卿士未可強爲牽合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傳烈光也文王錫之正義曰文王是周之創業之王文王造此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剏爲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按傳意于無封廢于爾邦句始言武王此指文王時言文王爲西伯得以天子命黜陟諸侯今來助祭者皆文王之所不黜者也卽戡黎崇而黎崇二國尚見于春秋之世皇矣是致是附傳曰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以此言之文王之錫祉福也多矣

天作

序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窋正義以此爲時祭四親廟及后稷故以后稷爲先公因謂箋欲明諸盩等皆爲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諸盩等爲先公按經無后稷序何緣以后稷爲先公鄭于天保箋云后稷至諸盩中庸註云組紃以上至后稷也組紃卽諸盩一上一下后數后稷司服註云不窋至諸盩此箋云諸盩至不窋一上一下皆不數后稷或數或不數初無義例孔於天保正義論之詳矣何又以此箋不數后稷爲有義例鄭自解周之先公非譜序之先公有諸盩以上至不窋及后稷也經惟有先王而序必言先公者蓋以此爲合祭大王文王于岐山下之詩春秋昭四年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蒐汲郡紀年曰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是成王巡狩至岐江漢于周公命箋云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正義曰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爲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舟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爲別廟焉如彼正義是岐有先王廟成王巡守至此以大王始遷岐文王自岐受命故祫祭二祖于大王廟而歌此詩亦猶至洛邑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焉綿詩古公毛傳訓爲邠公序之先公謂大王矣正義引或說以此詩爲祫祭其說不知何如若謂毀廟未毀廟俱祭則此經惟有大王文王其說誠非宜爲正義

所駁若云祫祭大王文王何可非耶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于高山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正義述經曰大王居岐修其道德使興雲雨長大此天所生者卽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如正義則傳申安字誤當云能大天之所作乃與訓荒爲大合箋申傳亦言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也檢各本傳文俱作能安其誤已久當亟改正

彼作矣文王康之箋云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正義曰此作矣卽綿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于茲故云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按天作傳作生也天生萬物于高山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此作字不更發傳同上可知傳意言彼大王能大天之所作矣文王復能安天之所作也正義以築作宮室述毛未得傳旨岐有夷之行傳訓夷爲易言岐邦之君有夷易之道乃當作民之往岐者說耳

昊天有成命

序郊祀天地也正義曰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註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于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註云元謂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以蒼璧禮天註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

北極者也如禮註北極卽昊天上帝此經言昊天正是冬至圜丘之祭而序謂之郊者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又曰於郊故謂之郊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邢疏載孔傳云郊謂圜丘祀天也然則于南郊爲圜丘故謂之郊郊丘一也箋以昊天爲天大號故正義爲此說傳不釋昊天以昊天卽昊天上帝經文自明當同序義

成王不敢康毛無傳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正義引周語而斷之曰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論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修已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孔據韋昭斷爲文武昭言卽取此箋非有別據按之周語亦未有以見其必非成王身也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卽全引此詩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又曰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如周語之文明言成王身矣成王猶存而得稱其謚者周書酒誥馬融本成王若曰註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衞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以故曰未聞也生稱成王馬融不信然其說非全無本伏生書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尚幼矣史記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

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是漢初諸儒皆謂生稱成王與外傳及此詩合噫嘻成王傳謂成是王事而此不爲傳其義當謂成王之身正義以無迹可據同之于鄭誤也

夙夜基命宥密傳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箋云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按周語曰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于寧以命宥爲信寬非首句昊天有成命之命傳訓一依周語其解亦當從之正義曰早起夜臥始于信順天命不敢解倦仍以命爲天命非毛意也命令俱从只只瑞信也故命得爲信

我將

維羊維牛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正義引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明配者與天異饌謂天用特牛配者用太牢又引羊人職積共羊牲註積柴祭天謂祭司中司命之等乃有羊其說辨矣然郊特牲言帝牛偶不及帝羊人註明謂祭天未嘗言祭司中司命如鄭以祭天無羊箋必辨之今此箋不言是鄭亦以祭天有羊也史記封禪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之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又曰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祭天太牢史記與此經合未可專據小戴自加葛藤矣

維天其右之右之訓助常訓也毛無傳則當與彤弓右之饗之彼同傳云右勸也傳意言我大我享獻之禮維有羊焉維有

牛焉維天在上其以此右勸之乎下二句右乃當訓助以文是既右與上句不同右卽右助以典傳意言我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伊我大德之文王既右助我以典我其以比饗獻之乎蝦字毛無傳然釋文云毛大也是本有傳誤脫王子雍謂天大文王之德正義以箋義右助王義天大述毛恐非毛意

時邁

序巡守告祭柴望也箋引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正義以鄭爲誤引又以後箋來安百神望于山川証之益知引書不應有徧于羣神一句非也按鄭以經有懷柔百神故并引上文以俱是書詞不復分別非謂書望秩于山川下有此一句也後箋云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其至方岳二句釋經懷柔句以序言告祭柴則是至方岳而告至祭昊天而焚柴燎也百神統于天神祭天所以安百神是鄭以經懷柔句應序中告祭柴三字而此序下箋引徧于羣神亦此時事也望于山川二句釋經及河句鄭以懷柔句內已包岱宗故以此嶽卽山河卽川尊卑祭之以應序中望字正義釋箋曰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王爲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于山川尭典云望秩于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徧于羣神句也正義以百神卽山川故釋箋增一謂字不知百神河嶽經分爲

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祭之是鄭以兩經喬嶽皆非岱宗也傳箋不同正義未能別白疏也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傳夏大也箋云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正義引鄭春官鍾師註辨肆夏非時邁當矣然以夏爲樂歌之大名是箋義傳意不然春秋宣十二年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以保大爲武王七德之一又曰暴而不戢安能保大是大字卽指載戢載櫜及求德而言杜元凱于我求懿德三句註曰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杜言保天下自依左傳爲說而以大字承息兵求德而言

二由百神而及河嶽故曰及如孔言百神卽山川經言河嶽足矣何爲必言百神以此知百神之言爲昊天之神與天所屬之神不兼山川序下箋必當有徧于羣神句乃能與經相應正義云云已非箋意亦背經文不可從也

及河喬嶽傳喬高也高嶽岱宗也箋云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按傳以喬嶽爲岱宗則懷柔百神爲祭天以安百神而河岳皆爲望祭般之高山傳以爲四嶽則四嶽已有岱宗而墮山喬嶽不過岱宗旁稍高之山與此喬嶽不同箋于懷柔句補方岳則及河喬嶽爲望祭之山川以般頌上言高山已爲四嶽則墮山喬嶽不得復爲四嶽故般箋云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川小

則本毛此傳傳蓋言戢干櫜弓又求美德之士而其德遂于是而益大信乎王能保其德之大也必知傳意如此者明昭有周傳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息兵求德皆已然之事遂于是大卽是知其未然信王能保卽是昭然不疑傳意上下自相申成最爲明白正義述經同毛于鄭失之

孔引宣十二年左傳武王克商作頌斷此篇爲武王事又引外傳周文公之頌斷此篇周公在成王時作周公相武王定天下武王巡守當時亦可作詩而孔必謂成王時者泥于太平而後頌作武王身未太平故也按說文云頌兒也从頁公聲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以盛德而形容之故用容兒字此雅頌之頌六詩之一體有詩則有頌故鄭于豳風七月亦分其樂成功者爲頌武王已爲聖人非無盛德成功可告神明何不可作頌之有其經典言太平而後頌聲作者乃是民間歌謠字當作訟說文云訟爭也从言公聲一曰訟是也其後專以訟爲爭訟之字而訟之體亦必以爲成王時作頌訟不分其戾經旨也大矣

執競

序祀武王也箋云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按此乃陸氏釋文語誤刊作箋當正之

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箋云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

美之言之福祿正義釋傳曰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按陸氏釋文云大功本或作天功然則傳言成天功而安之之字指上帝天下未定卽上帝亦爲之不寧武王成其功而安之上帝所以嘉美也初無成安祖考之意序言祀武王下鐘鼓磬筦威儀醉飽自說武王廟中祀禮耳箋以下有鐘鼓磬筦之等當爲武王之祭其先故云成安祖考然箋意亦不過言紂時大亂未平祖考之心不安武王成功而安之亦無武王祖考冀成王業之意孟子云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說大王心事如青天白日何嘗希冀王業之成乎正義云兩失毛鄭之旨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正義曰喤喤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按箋言八音克諧正義顧箋爲解傳不必然經磬筦承鐘鼓之下當謂笙入立之時故傳言集集卽就也謂入而就于堂下或縣間也說文引此詩作磬筦蹕蹕訓爲行兒亦指樂工入立而言蓋用毛氏古文義也喤喤是小兒泣聲此喤當作鍠廣韻鍠云和也用毛傳樂也用爾正鐘聲用說文也又正義述經云其聲鏘鏘然豈孔所據經本作鏘鏘故云與喤喤俱是聲與如經作鏘鏘傳何緣得訓爲集殆校書者見正義云俱是聲改作鏘鏘當正之

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爲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既興頌聲咸作周公采民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爲之按皆讀訟爲頌故有此失說詳上篇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傳牟麥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言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按箋以貽爲貽我武王傳義異是上立我指謂成王時此貽我當同之傳意言后稷立我眾民得復其性莫匪于爾后稷得受天之中后稷貽我以天來之牟麥民得遂其生實帝命用以育養我眾民也成王時禾麥大熟尚書有嘉禾歸禾之篇而周書嘗麥解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又曰邑乃命百姓遂享于

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兒正義釋傳曰箋以反反爲順習之兒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按鄭正讀傳難字爲重難故易爲順習正義乃合而一之非鄭意隰桑云其葉有難傳云難然盛兒此傳以反反爲難傳意當謂威儀之盛威儀已盛自必重難義原可通然不如以傳義釋傳之爲得矣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邪戢訓聚邪訓多難字無訓其義亦當謂盛彼難與此難釋文皆無音非也當如隰桑難音乃多反

思文

序后稷配天也正義曰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時邁序下正義曰

富是成王時麥熟之驗正義述經以毛亦爲武王時恐非傳旨毛在焚書前不得知有今文泰誓也傳不釋來字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麥二夆一夆从正義引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一麥二夆二句解瑞麥天所來也二句解名來之意是來爲天來非麥也故傳惟言牟麥釋文引廣雅云麰小麥麰大麥分來牟爲二非傳意麥自有名來者其字當作棣說文云棣齊謂麥棣也从禾來聲而來字註云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言此詩來牟當作來字不當作棣字也解說文者誤認來爲麥借爲行來之字以說此詩全乖經意矣陳常于時夏篆云陳其久常之功于是夏而歌之毛無傳當同時邁言民沐后稷之德無有疆介則后稷陳久常之道于是

大矣大字卽指無此疆爾介言不得與麥同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二終　南海陳韶番禺金錫齡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
光緒二十六年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三　學海堂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臣工之什

臣工

嗟嗟臣工傳工官也公君也箋云臣謂諸侯也按傳以公爲君則公卽諸侯而臣工爲諸侯之官不訓臣者臣工常語人所易曉也箋以臣爲諸侯則工爲諸侯之卿大夫而公爲君之事傳箋別矣正義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愼于汝在君之事是合傳箋而一之也

嗟嗟保介箋云保介車右也又曰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正義謂諸侯朝天子庶唯上相入廟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

在廟中者諸侯將歸召入而戒之按諸侯車右多大夫爲之如春秋傳言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皆非尋常勇力之士容可召入廟中戒之然如此則是惟戒其臣轉置諸侯於度外矣烈文無封靡于汝邦直勑諸侯此序言遣于廟亦當召諸侯而遣之而作詩以保介爲詞亦猶出車命將率而詞及于僕夫耳

奄觀銍艾傳銍穫也正義曰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按銍既是田器又訓爲穫解終費力釋文引小尒疋云截穎謂之銍截穎卽穫也此傳訓爲穫然良粗穫之挃挃傳云挃挃穫聲也釋訓云挃挃穫也說文云挃穫禾聲也挃與銍俱珍栗切毛蓋讀銍爲挃以其音義同也

噫嘻

成王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正義謂噫嘻皆是歎聲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敕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敕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敕之按釋文云嘻音僖毛云噫歎也嘻和也如正義則傳作敕今汲古閣本依釋文改作和也說文無嘻

字有譆字玉篇譆云敕也正用毛此傳是六朝舊本毛傳作敕故正義從之自當仍改作敕乃合正義原本但以經義論之則作和爲當臣工是遣諸侯故嗟嗟爲敕此篇祈穀於上帝噫嘻之文在成王昭假之上卽率時農夫亦天子自率之無所用敕釋文音嘻爲僖易婦子嘻嘻本或作喜喜僖與喜皆訓樂和亦樂也傳意言噫乎時之和也我成王成是王事昭格于上下已有然矣今率是農人種其百種之穀將以祈膏雨於上帝也爾字毛無傳箋云其德已著至矣以矣字代經爾字說文云尒詞之必然也从入一八象氣之分散然則經字當作尒作爾者聲同假借也

率時農夫箋以農夫爲主田之吏正義曰文承成王之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畯農夫也畯卽幽風小正及春官籥師所云田畯者也田畯主典田之官而爾正謂之農夫故知農夫是典田之吏也按以農夫卽田畯義自可通傳意不然幽風田畯傳云田大夫也甫田食我農人傳云農夫食陳而農夫克敏及此農夫皆不發傳則毛意田畯農夫別農夫卽農人下文爾私爾耕皆指此農夫國語曰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庶人卽農夫何言田農之夫非王所率正義述毛亦云率是典田之官非傳意也

振鷺

于彼西雝傳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

也正義曰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于西之義也按說文云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說文作城）池此从廣韻引者从川从邑廣韻云雍與邕畧同又雍奴縣名在幽州水經云四方有水曰雍不流曰奴靈臺於樂辟廱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水旋邱郎四方有水然則雝者雝水而成說文云爲害也从一雝川春秋傳曰川雝爲澤凶是雝得爲澤而辟廱所以稱澤宮也箋言西雝之澤正以雝爲辟廱辟廱宮在西郊故曰西雝韓詩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是韓詩以西雝爲辟雍鄭義同之正義泛指水澤非也如傳義雝當作邕如箋義雝當作廱雝皆假借也

亦有斯容箋云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義曰以鷺爲之白興客之威儀所云潔白之德即鷺鳥之容也又曰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潔白之德也按德性在內威儀在外箋分兩層鷺爲白故以喻德性鷺飛行有序而陳風植其鷺羽舞者持以自障爾正鷺春鋤郭注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擸名之曰白鷺是其羽又可用爲儀故箋言威儀之善如鷺然非以威儀爲潔白也

豐年

序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正義曰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于祖妣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于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于報故也按那與烈祖經有烝嘗何以義不取于報此經無烝嘗何以意反主于報豈周人有孝子之情而殷人獨無乎其說皆不可通載芟言春祈社稷良耜言秋報社稷此序惟言秋冬報則非祈報之報也魯語展禽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又曰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如魯語禘郊祖宗之外別有報祭以祀祖宗有大功德于民者成王時大王尚在四親廟高圉廟毀久矣而汲郡古文云成王七年冬王歸自東都立高圉廟與魯語之言合以周頌考之昊天有成命祭天圜丘所謂禘嚳也思文后稷配天所謂郊稷也我將明堂享帝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此經有祖妣而序言報其爲報祭高圉大王之詩審矣后稷豐殖百穀二王帥之故經陳黍稷萬億以明其功祭用秋冬取物成也不言所祭之王者思文言后稷我將言文王而不及武王昊天有成命當有帝嚳噫嘻當有后稷序皆不言或及或不及初無義例且報爲一代之典祀言報已足以明之也四時嘗烝非可言報箋云報謂嘗烝是鄭亦以爲四時外別有嘗烝矣

豐年多黍多稌傳豐大稌稻也箋云豐年也正義釋箋

曰年之豐孰必大有物豐訓爲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按說文云季穀孰也从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季稔穀孰也从禾念聲春秋傳曰鮮不五稔烁禾穀孰也从禾龜省聲季與稔烁一例豐訓爲孰豐年二字郎大孰二字春秋書有年者有孰也書大有季者大有孰也箋據春秋申傳初無二義正義讀年爲年載之年則此傳豐年爲大年魯頌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爲歲其有大年皆不可通矣

萬億及秭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正義曰今數爲然是唐時數如此也然數萬至萬曰億者謂由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至萬萬爲億也則數億亦當由一億十億百億千億至萬億而爲秭是以定本集註及陸氏釋文皆作數億至萬曰

秭說文云秭五穀爲秭从禾朱聲一曰數億至萬曰秭說文詩用毛氏古文其後一訓當據毛傳爲說此傳作數億至萬曰秭爲合

有瞽

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正義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又據經鞉磬柷圉簫管之屬爲周之樂器無他代之樂按凡樂有器一器不備不可成樂器不待合而自無不合者也柷圉鞉磬見虞書商頌夏筍虡殷崇牙見明堂位亦不可謂無他代樂器也但器雖他代所同而箋言合諸樂者實非他代之樂何則他代之樂他代聖人作之不假周公始作序言始作樂則是周樂

而合亦惟周樂矣酌頌序下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
歸政成王後乃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據此則凡
樂始成而告告然後奏至是又合大武象舞及清廟而下諸
樂而奏之也正義于周頌三十一篇皆是詩人見周公成王
行此事述此詩是詩非樂既詩樂分而爲二而周家一代止
有文之象舞武之大武不可以言諸樂故舉而爲合諸樂器
顯與箋相戾不可从也正義曰定本集註直云合于祖無大
字此大祖謂文王也文其述經作合于大祖釋文作而合乎
祖也今汲古閣本依釋文當改依正義原本作而合于大祖
也

應田縣鼓傳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轉轉小鼓在大
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爲田正義釋傳曰應已是
小田宜爲大故曰田大鼓也釋箋曰古有名轉引導鼓故知
田當爲轉又爲轉以東爲聲聲既轉去東惟有申在又誤去
其上下故變作田也按靈臺賁鼓維鏞傳云賁大鼓也此以
田爲大鼓字異訓同明其相通賁卽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鼖
說文云鼖大鼓謂之鼖鼓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从鼓賁省
聲孟子曰塡然鼓之兵刃既接塡與田通釋名云田塡也是
田然爲鼖鼓之聲賁以其形田以其聲田鼓卽賁鼓故曰田
大鼓非以應已是小田宜爲大也箋以周禮有應有轉故謂
田當爲轉轉以東爲聲與田聲近而轉字與陳字形又相類
聲轉而字誤作陳陳田一字齊陳成子亦爲田成子故又變

而爲田申字篆文作申古文作㠯籀文作㠯毛詩本古文如
正義說去東存㠯縱復去上下亦不至爲田字也若然周禮
有應有鞉簽義密矣而毛不从者小師職上云擊應鼓下云
鼓鞉則鞉未卽爲鼓名說文云枹擊小鼓引樂聲也是其義
爲引初學記曰纂要曰應鼓曰鼛鼓亦曰鞉鼓則又與應鼛
爲一毛蓋以周禮之鞉卽應鼛也
既備乃奏箋云既備者縣也鞉也皆畢已也按上箋云田當作
鞉鞉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如彼有應有鞉而此箋惟
言鞉也則是鄭讀應鞉爲應和大鼓之鞉其上箋言應鞞之
屬者謂此鞉鼓是鞞鼓之類耳非謂有應鼓又有鞉鼓故此
箋惟言鞉也正義謂鄭以應田俱爲小鼓誤也

潛

猗與漆沮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屬扶
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于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
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按
有豳之漆沮有岐之漆沮說詳鄘詩鎬京去岐三百數十里
不可謂不遠傳言岐周明此爲成王六年薦于岐陽薦獻先
王別廟之詩與天作皆一時事乃是就地取魚故經表以漆
沮也其後周公制禮有季冬薦魚季春獻鮪之典則不必遠
取諸漆沮關中八川分流上林賦稱鮭鱨漸離鮪鱣鰋鮀鰅
鰫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鱉謹聲萬物衆夥其爲魚
也多矣李奇註云周洛曰鮪蜀曰鮭鱣是春獻之鮪亦非鎬

京所少也正義云云未得傳旨鱣說文作鱣鱨說文作鯊武
登切鮪鱣鮥鮪四字連列皆鮪魚也
潛有多魚傳潛糝也釋文謂舊詩傳及爾疋本並作糁旁參小
爾疋作糝郭景純因改爾疋從小爾疋作木旁糝正義亦謂
糝用木不用米當从木爲正按謂从木爲正以積柴水中故
耳而說文積柴水中以取魚字乃作糂不作糝是糝亦未爲
正也潛韓詩作涔字本相通糝糂糝則聲同假借傳必作糝
哲天官醢人四豆饋食之豆豚拍魚醢加豆之實筍菹魚醢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傳意言酏糝食者有眾多之魚也今以
積柴取魚強改米旁作木恐非毛旨汲古閣本作糝得之
有鱣有鮪箋云鱣大鯉也正義以鱣鮪已釋于衛風故不再釋

按衛風碩人傳云鱣鮪也此箋因下有鱣鯉故以大鯉別之
爾疋釋魚云鯉鱣郭景純註以爲二魚碩人正義據郭言
毛傳爲誤然舍人爾疋註云鯉一名鱣說文亦鱣鯉互訓皆
與毛鄭合郭景純據今之赤鱣魚故謂與鱣別不知鱣自名
鯉非謂今之赤鯉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南得鯉魚鄺注曰
歷瀾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疋曰鱣鮪也出辱穴三月則
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
便有茲稱乎如鄺註鱣渡龍門而其水名鯉魚則鱣之名鯉
審矣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春來遊鱣鯉與王鮪
對舉其意亦以鱣鯉爲大鯉也玉篇鯉云今赤鱓鱣云鯉也
大魚也最爲明晰釋魚鯉鱣鱨鮎鱧鯇皆以下一魚釋上一

魚此爾正之通例若如郭註別爲六魚則是空列魚名無復訓釋有此例乎正義釋鱣鱨皆从郭註誤也

雝

序禘大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于祫大祖謂文王正義曰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爲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按釋詁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君兼天子諸侯未嘗專屬天子必天子而後得爲后則文王亦未爲天子而从來稱稷者又何以皆曰后稷乎以序之大祖經之皇考爲文王自是箋義序傳不必然也成王時五廟后稷爲大祖廟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廟不聞廢后稷而立文王爲大祖廟也傳于此于文王曰經天緯地曰文于噫嘻成王曰成是上事于不顯成康曰成大功而安之此詩文武維后獨不發傳則謂文武之身文武並舉明非禘文王而皇考皆爲后稷矣是傳意以此詩爲禘于后稷之廟宣哲維人兼祭功臣也文武維后兼及羣廟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皆指后稷而言祖前孫名故不爲犯文王之諱正義以序傳悉同于箋過矣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箋云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按箋爲禘祭文王故以文武爲文德武功毛不爲傳則謂文王武王言后稷神靈徧使才知之人輔佐文武爲君也禘兼祭功臣而周之功臣文武爲多故經及之史記

楚世家曰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是成王時會錄文武功臣明此禘亦及之矣

載見

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正義謂序言始見于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意主于見廟故序特言之此說是矣而未盡也蓋此詩與清廟同清廟洛邑初成諸侯助祭書傳曰荀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武王大封天下烈文言無大累于爾邦者皆仍其舊秩諸侯之戴德深矣今茲來朝武王已不復見于是思我之得有龍旂武王之賜也我之得有鈴革武王之賜也見龍旂鈴革如見武王焉序達經意故以見廟爲詞也

日求厥章箋云求其章者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正義曰諸侯謹慎法度卽是自求其章按箋意諸侯見成王而求之是據未有文章制度而言也傳于龍旂句曰有文章也于鞗革句曰有法度也是據既有而言傳意以諸侯之來本爲見廟則求厥章者乃見成王而求武王之文章法度龍旂鈴革皆武王昔日所賜是卽文章法度之猶存故曰有也傳箋迥殊正義同之又以自求其章爲說于毛鄭之旨蓋兩失矣

有客

有萋有且傳萋且敬慎皃箋云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于其事按卷阿奉奉萋萋傳云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釋訓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孫炎曰言衆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

盛也亦依毛傳爲說是蓁蓁爲盡力也鄭風匪我思且箋謂猶距我思存釋文引爾雅正云且存也思存于此是且且爲盡心也盡心力于其事卽是敬愼矣正義未有解釋故詳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箋云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又曰此惟言可以去矣亦不知于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按此微子將歸周人欲其再留宿宿再留信信猶繾綣言于女信處于女信宿耳箋云其所館宿宿猶處也非經中之宿亦是言助祭事畢館處已久可以去矣而周人欲絆其馬言其意之殷勤也若以爲經中宿字則當據最後之日而言館信不當言館宿以此知箋之館宿非一宿之宿正義誤以信宿爲朝祭之正限故云在宿宿信信之後不知幾日拘滯甚矣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傳淫大威則夷易也箋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按箋用殷正朔三句爲大則動作有度句爲得福之所以易傳意大則當承敬愼而言敬愼則能獲福成十三年左傳劉文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杜元凱註曰養威儀以致福有蓁有且是威儀之大則降福孔夷卽所謂養之以福也傳箋似當有別

武

序奏大武也正義曰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睹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按此與奏象舞也一例奏即奏此篇也述事作歌在他篇不可知而此與清廟維清載記屢載之皆祭祀時一堂上下之樂如必謂此是詩而非樂則必升歌清廟下管象別有清廟象舞之樂章非今周頌所載清廟維清而後可不然則此序所云奏大武者即奏此詩以爲舞節其理甚明正義云云未可从也

耆定爾功傳耆致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耆定爾功者昧也其意言致討于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按左傳下文乃引此詩其上文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沟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維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撫弱二字釋仲虺耆昧也致討于昧孔據杜注以釋此傳蓋謂耆定爾功與耆昧一也故云致討于昧而不知非傳意也勝殷遏劉既致討矣何須更言致討耆之得爲致者說文耆本从老省从旨聲旨致聲同假借說文致云送詣也此經上言克開嗣受成此勝殷遏劉之大功皆文王所送詣也故曰致定爾功致卽文王致之善則歸親之義傳意當然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傳造爲疚病也箋云造猶成也又云遭武

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正義述經曰閔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之不爲言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爲之使已孤特嬛嬛然在于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爲家事得致太平又引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異于辭不便箋說爲長按傳意言病乎予小子也往日遭家不爲以先王崩嬛嬛然在憂病之中故耳傳閔疚俱訓爲病正釋不爲之又云使已孤特抑似武王既崩並無嗣君專待周公代爲之者語甚不經總緣以閔予在疚俱作成王自悼之詞故有此失若如傳閔疚俱訓爲病則不爲是因病不爲何等直捷于辭又有何不便乎說文疒部無疚字云貧病也詩曰煢煢在疚釋文亦云嬛崔本作煢疚本又作究音救嬛與煢通疚作究爲正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箋云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正義曰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按上文於乎皇考二句成王思武王也念茲皇祖二句成王思文王也箋于上言於乎我君考武王于下言念此君祖文王經文箋義俱屬兩平故於此皇王總歎美之以致其不忘之意初未嘗言念茲皇祖爲武王之念文王也正義云云未知何本殆依訪落篇紹庭上下之箋爲此說也

訪落

繼猶判渙傳猶道判分渙散也正義曰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
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蓋依王子雍之說
按如正義則成王自謂業必分散先自推諉又安用訪于羣
臣傳意言於乎先王之道悠遠哉我曾未有歷汝諸臣庶扶
予就之以繼係乎道之分散者耳先王之道有大有小分布
散列于方策之中人存政舉則可係于一身釋詁艾歷也係
繼也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
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位按休字毛有定也美也止也之訓
此不爲傳當从本字之訓說文云休息止也从人依木休或
作庥釋言云庥蔭也蔭亦有息意既依休字本訓則不得與

鄭同傳以經言武王紹文王正直之道陟降厥家卽是庥蔭
成王故成王言休矣我君考我將以此道自保明其身也
敬之
陟降厥士傳士事也正義曰士察也獄官謂之士皆言其能察
理衆事是士爲事之義也按說文云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
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是士之訓事正訓也不
必援士師察理衆事爲說
維予小子傳小子嗣王也正義曰上二篇亦有小子于是始解
者舉下以明上按閔予小子經有皇考訪落經有昭考皇考
則小子爲嗣王其文自明不煩解釋此篇經無皇考而敬之
敬之六句皆羣臣進戒之詞突接此句嫌于羣臣自稱故傳

以嗣王明之也

佛是仔肩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佛輔也仔肩任也正義釋傳曰佛之爲大其義未聞又曰仔肩二字共訓爲克猶權輿之爲始釋箋曰釋詁云肩勝也卽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按說文云奔大也从大弗聲讀若子違汝弼毛蓋讀佛爲奔而廣韻云髴肹大皃髴肹卽佛肹是佛亦本訓大也說文弗撟也从丿从𠃌从韋省丿右戾也戾密切雖不云从丿聲而古文弼字作弻从弓从弗是古者弗弼聲同佛从弗聲曲禮獻鳥者佛其首註云佛戾也益爲小竹籠以冒之釋文經作拂云本又作佛是弼戾之弼亦作拂亦作佛故箋讀佛爲弼而訓輔矣說文云仔克也克肩也釋詁云肩克也二字析之皆訓克故傳統言之與權輿爲始亦微不同箋以仔肩爲任當如孔

說

小毖

擊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終字釋文作後箋云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鴟皆惡聲之鳥正義謂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鴟鳥又謂題肩非惡聲之鳥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不類箋以鷦與題肩及鴟三者爲一其義未詳按釋鳥鷹隼醜疏引陸機云隼鷻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卽春化爲布穀者是也如陸言題肩卽隼布穀乃鳲鳩也

而左傳杜預註祝鳩鶻鳩也玉篇鶻云祝鳩也急疾之鳥也或作隼隼云祝鳩也鷹云鶻鷹仲春化爲鳩如杜顧二家則鶻卽祝鳩祝鳩卽隼隼爲題肩春化祝鳩秋又化題肩與箋鶻之所爲鳥題肩者合矣陸璣以鶻與鴟鴞爲一鳥與箋引或說亦合然趙岐孟子註以鴟鴞爲小鳥鴟鴞傳言免乎大鳥之難其爲小鳥可知鶻與鴟鴞與此傳始小終大不合不如爲題肩之說當也定本箋云皆惡鳥也無聲之二字鷹隼貪殘故爲惡鳥如從定本則正義謂題肩非惡聲之鳥者亦可無疑然則孔言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鶻鳥者誤矣拚毛無傳弁彼譽斯傳云弁樂也弁卽拚之省言樂飛而爲大鳥也箋讀爲翻拚有方問一切與奮聲同奮與翻一聲之轉也故爲翻釋文芳煩反乃箋義也

載芟

載芟載柞傳除艸曰芟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艸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艸曰芟也按芟字自有本義說文芟刈艸是也左傳之芟說文作𠂤云以足蹋夷艸音普活切音義各別

徂隰徂畛傳畛場也釋文作易云本又作場正義曰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爲易是正義本作畛易也當改依原本乃合

有略其耜傳略利也按釋詁云耜利也爾正本釋此詩疑經本作耜故訓爲利說文剕云刀劍刃籀文作耜則耜未卽是利

言其剔之利耳然經言有略是皃狀之詞若作有剔其耜于文不便是以釋文云略如字玉篇耤云今作略則耤略字同正義引爾疋不云字異亦不言音義同何也

畏畏艮耜傳畏畏猶測測也箋云艮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正義曰以畏畏文連艮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爲利之意也釋訓云畏畏耜也舍人曰畏畏耜入地之皃郭璞曰言嚴利也按箋申傳言農人測測則測測二字屬農人艮爲利善乃是說耜說文云畏治稼畏畏進也从田人从夂詩曰畏畏良耜田人即農人夂訓行遲曳言從容而進傳轉爲測測說文云測深所至也傳意言農人測土深之所至測而又測孟子所謂深耕是已孔引舍人郭璞爾疋註以釋之未得傳箋之旨

以薅荼蓼傳蓼水艸也正義曰釋艸云蔷虞蓼某氏曰蔷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艸也按爾疋蔷虞蓼列于蘸蘇之下說文蘇荏芙蕖蔡蘧下列蓼字註云辛菜蔷虞也則蓼是菜名曰蔷虞自舍人讀爾疋以爲虞蓼孫炎又謂澤之所生郭景純承其誤註云虞蓼澤蓼遂并忘其爲辛菜矣此蓼如爲虞蓼傳應實舉其名今但云水艸者上篇厭厭其苗綿綿其麃傳應劭云麃耘也說文麃作穮云耕禾間也耘云除苗間穢也漢志云苗葉以上稍蔣隴艸因遺其土以附苗根正謂此時本篇上言實函斯活苗已生矣下言荼蓼朽

止黍稷茂止艸除而禾茂是此句之薅乃除苗間之穢也傳以蓼爲辛菜農人應采之非穢艸可比而水澤之蓼生于江皐河濱之上不生于苗間特以田有山澤之分則穢有陸水之異故但以水艸釋之而不實其名蓋艸之芬秀亦爲茶艸之長大亦爲蓼古無四聲之分六聲與了聲一也

續古之人箋云續古之人求良有司穡也按此句毛不爲傳以上章振古如茲振訓爲自言自其古老父祖以來已如此也此古之人亦當指其父祖書大誥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無逸曰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不能續古之人者也今經言續古則是農服先疇盡緣南畝其獲社

稷之右者多矣

絲衣

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按史記封禪書云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守節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于東南爲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穡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于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如

史記及漢舊儀之說是周別立后稷祠以祀天田之神敎人種百穀者是春秋時猶祀天田高子去春秋時近故能鑿然言之毛公引序冠篇不刪其說意亦同之正義从鄭專主宗廟賓尸偏矣

箋周曰繹商謂之彤釋文箋作融云舊陳戎反尙書作彤音同

按文選思元賦云展洩洩而彤熊註引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云融融和也洩洩舒散也融與彤古字通說文無彤有彤音徒冬切融云炊气上出也爾疋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意炊气上出正是相尋不絕依釋文作融爲是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如正義則經與傳皆作不娛今汲古閣本依定本改作吳也按釋文云吳舊如字史記封禪書不虞不驁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又曰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與驩娛字也如釋文索隱則本是吳字吳虞娛古字相通故得訓吳爲譁然必改作娛方合正

義原本

酌

遵養時晦傳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正義釋傳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耆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按易言文王用晦而明此經遵養時晦卽晦也純熙大介卽明也傳言武王遵率文王酌取其用晦之道於時大明矣是用大而又大謂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大光明也左傳杜註謂致討于紂自是斷章取義非正釋此詩武樂遲之又久聲淫及商孔子以爲有司失傳此經養晦若爲取昧則是自文王以來卽有取紂之心武王遵而行之與聲淫及商何別乎傳大意與箋不殊特非養闇昧以老其惡耳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从和同與周也按龍乾道也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龍得爲和經上言武王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光明此言我以和利萬民之故而受殷矯矯乎王之所爲則用文王之道可謂有嗣矣正義以予雍述毛恐非傳意

桓

序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正義曰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按武王伐殷志在安萬邦而屢大熟武志卽武王之志也孔以經豐年爲

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依僖十九年左傳爲說故不以此爲武王之志而云威武之志淺之乎言武王矣

克定厥家箋云于是用武事于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正義曰家者承世之詞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定故于伐紂其家始定也按箋以家爲武王之家傳意不必然經言武王保有綏萬邦之事于以四方能定其家蓋謂四方民之家也武王之所志所事在于四方民如此於戲昭著于天故天美武王以伐殷紂矣正義傳箋不分非也

賚

序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正義曰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按武成篇大賚于四海文在列爵分土之上彼大賚承上散財發粟而言非此序之所謂賚也史記周本紀云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又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註引鄭元云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也如周本紀武成篇後即分器今古文尚書武成篇後次洪範次分器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孔安國傳曰賦宗廟彝器酒尊而此引大賚以證大封則書正義孔手彼引此賚以證分器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也兩正義皆出

之說長矣序言賚予也明此賚非分財粟乃以宗廟彝器錫予諸侯諸侯之有功者卽善人也論語稱善人是富亦指武成大賚孔安國傳云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卽據論語故言所謂也大封于廟與書序邦諸侯同賚予也與書序班宗彝同未可輒引武成大賚矣

敷時繹思傳繹陳也箋云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以繹思爲武王陳繹而行之正義以箋述毛按篇名賚而序言錫予不應經中全不一及敷字毛不爲傳而訓繹爲陳陳者陳其彝器也繹已爲陳則敷當爲分禹貢禹敷土馬融云敷分也經言文王勤勞而有天下我當而受之今分此彝器子汝諸侯繹陳而思我往日求安天下者體文王勤勞之心是周之所以受命於哉汝亦當繹陳分器而思文王之勤勞也傳意當然

般

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箋云般樂也正義曰經無般字序文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註未知孰是如孔言正義本般樂也三字爲序文今汲古閣本依定本改之也當刪去箋云乃合正義原本正義曰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按經言允猶信河傳云信合也合河者卽禹貢所謂同爲逆河逆河在周時謂之北海春秋僖四年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亦謂之少海韓非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于少海是

也言合河而海在其內矣

哀時之對傳哀聚也箋云哀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正義述毛曰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于是配而祭之按箋義明顯以傳爲聚其神而配祭之殆未必然常棣原隰哀矣般武哀荆之旅傳訓聚皆屬人說此亦當指天下之民對如對揚王休之對言天下之人于巡守所至皆聚是方而對會曰是懷柔百神乃周之所以受命也言人美而樂之與名篇爲般之義合傳意或當然也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陳韶番禺金錫齡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四　學海堂

毛詩紬義　嘉應李廎常蒲平著

魯頌駉之什

譜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禮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正義引明堂位以證命魯郊天又引禮運杞之郊禹宋之郊契證王者之後得郊天又云王者之後而有頌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按正義不言王者爲何人魯周公之後周公得用天子禮耳未嘗爲天子也箋言王者之後蓋謂文王襄十二年左傳臨于周廟杜註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于是成王乃命

魯得郊祭文王集解引鄭元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也
隱元年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孔子以魯爲文王
之後故作春秋而書王編詩而次于周頌之後商頌之前而
箋亦言同于王者之後也禮諸侯不得祖天子以周公故特
許之是之謂同
魯有郊禘明堂位祭統皆言之宋代學者始以戴記爲誣謂
此乃東遷後之僭禮惠公請之而平王賜之也又謂成王賢
王伯禽賢君不應躬行非禮啟後世人臣加九錫之漸爲此
說者是譏孔子不當進魯頌于周商也曹丕下壇迹同舜禹
豈可因曹丕而謂舜禹非禪王莽篡漢迹同伊周豈可因王
莽而謂伊周非攝人臣加九錫誠爲亂階然亦不得因此而
謂無賜魯郊禘之事也非常之禮所以待非常之人昔者堯
見天因郃而生后稷因命稷得祀天堯大聖人也賜之不以
爲嫌稷亦聖人也受之不以爲僭成王之于周公亦若是焉
爾矣以成王爲非禮豈堯亦非禮乎觀孔子之錄魯頌一切
紛紛之論其亦可以息矣

駉

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
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
是頌正義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
爲首引耳于經無所當也按孔以箋言牧馬避民田故爲此

說耳經云思無疆言僖公思伯禽之法無有竟已則足用愛民皆在所當思卽皆在所當遵序正指經無疆句而言不得謂于經無所當也

駉駉牡馬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按傳箋不釋牡字釋畜云牡曰騭郭註曰今江東呼駁馬爲騭說文騭云牡馬也郭註傳不引爾正郊外曰牧之意謂從馬陟聲讀若郅正義釋傳不引爾正郊外曰牧之意謂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也是正義經文作駉駉牧馬箋云牧於坰野下傳云牧之坰野毛鄭經亦作牧並無牡字釋文經作牡云本或作牧定本亦作牡是唐初牡牧二本並行今汲古閣本依釋文定本作牡馬也當改作牧乃合毛鄭原本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云牧馬悲鳴李善註引此詩正作牧馬

在坰之野傳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正義謂爾疋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傳不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按廓風干旄傳亦云郊外曰野與此正同是傳不依爾疋爲說也說文片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片象遠界也古文片作冏云从口象國邑又云冏或从土許所言亦無郊外謂之牧句未可專執爾疋以釋毛傳矣

有驒有魚傳豪骭曰驒正義曰驒爾疋無文說文云骭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骭皆白騧無豪骭

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驔則四骹皆白而毛短故與驔異也按爾疋云驪馬黃脊騮郭註云背脊毛黃說文云驔驪馬黃脊从馬覃聲讀若簟騮云馬豪骭也然則此經之驔卽爾疋之騮釋文云騮今爾疋本亦有作驔者許書稱用毛氏古文以騮爲馬豪骭明驔與騮同是以玉篇騮字註云驪馬黃脊又馬豪骭亦知騮卽驔之別名矣孔讀傳曰驔爲白驔故解釋迂曲釋文載傳亦作豪骭曰驔此傳當改作白以合正義原本而解則當依釋文作曰也

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于上章以作爲始則末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按上傳訓作爲始者以作邱甲作三軍作州兵作爰田相土作乘馬作皆爲始義故箋以使可乘駕申明傳義已作而始駕故此章言徂毛不爲傳意與箋同耳若如子雍說養馬及乎古始無論伯禽養馬經傳不載卽及乎古始而以此爲能遵伯禽之法全乖經意矣

有駜

君子有穀詒孫子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正義傳箋合述按歲其有傳云歲其有豐年也則傳以此穀承歲有之後當爲穀祿之穀以經文自明故不發傳必知毛意如此者振鷺喻臣之絜白言臣不以祿爲念也臣不懷祿而君不可不以祿養之敬事

後食事君之大義忠信重祿勸士之恒經序所謂臣有道者此矣

泮水

魯侯戾止傳戾來止至也正義曰釋詁戾來至也俱訓爲至是戾得爲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爲至也按春秋隱五年公羊傳云登來之也禮記大學一人貪戾鄭註云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所引卽公羊文也來戾音義同故訓戾爲來大雅抑篇淑愼爾止傳云止至也引大學爲人君止於仁云云傳以止於仁卽至於仁故訓止爲至說文上下基也本與址同而止與至一聲之轉聲同可假借也稱魯侯者行爻請命于周而作頌則亦上之天子職之大師對天子言故稱魯侯正義謂若外人之辭非獨魯人所頌夫外人則安得而頌魯君哉

薄采其茆傳茆鳧葵也釋文云茆音卯徐音柳周禮醢人茆菹釋文云茆音卯北人音柳如陸氏則从卯者俱可讀柳于此經飲酒古音自協說文从艸从卯卯古文酉字也說文凡偏旁用古文者必註古文某字如薁云厩古文廐字廣云炙古文光字宗云汞古文保字勀云秒古文利字如此類甚多木部柳字註云从木丣聲丣古文酉字以此而言說文丣聲之字未註古文酉字者皆當从卯今茆从艸丣聲不註古文酉字知說文原本作丣與詩周禮同以篆文丣卯相似後人誤連其上橫也茆爾疋釋艸無文廣疋茆鳧葵據說文也然張

平子南都賦藻茆菱芡李善註引爾疋曰茆鳧葵唐初諸家爾疋俱存或別本有之或邏註爾疋本是廣疋校文選者誤改也

淮夷攸服箋云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于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譜云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正義曰此言謀東畧者謂東征伐而畧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此說是也又謂詩稱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于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此說非也按僖十六年左傳云十二月會于淮謀鄆且東畧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如傳言是諸侯有東畧征伐者有城鄆者也十七年傳云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杜註云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非也事即指東畧以諸侯所共謀故曰諸侯之事伐淮夷魯受伯主之命故曰公有鄭譜于東畧下曰公遂伐淮夷即據傳此句爲說于時魯師東伐淮夷齊師與徐伐英氏公與齊侯俱在會詩云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是魯遣將伐之齊聞魯人取項而止公若公自伐淮夷齊侯亦自伐英氏則相距千餘里無由止公以是知公與齊侯猶在會也傳又云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十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人既止公其秋齊侯以公還至卞卞爲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在魯都曲阜之東故聲姜會齊侯而請公九月始反魯杜

註云聊見執故託會以告廟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尙似有事焉爾杜孔並誤果無諸侯之事言其似有卽是諱之何須復言且也傳之言且詞有兩層謂本尙有征伐之事且亦所以諱之也時伐淮夷之師固未還也左傳兩言有諸侯之事魯伐淮夷莫明于此然則詩言旣作泮宮淮夷攸服者泮宮旣成卽有謀鄫之會在會命將亦猶牡邱之役遣公孫敖帥師救徐不必受成于學然後出師矣此箋言伐淮夷下箋言僖公旣伐淮夷而反在泮宮皆謂遣將東伐以詩主美僖公故箋言僖公也

矯矯虎臣箋云矯矯武兒又云使武臣獻馘按經作虎而箋作武疑鄭箋詩時經字本作武文選漢高祖功臣頌云矯矯三雄李善註引毛詩曰矯矯武臣是唐時經尙有作武字者正義謂有威武如虎之臣非箋意也下經濟濟多士箋云多士謂虎臣及如皐陶之屬亦應作武臣乃合

不吳不揚傳揚傷也箋云吳譁也正義曰揚與誤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按陳風傷如之何爾正註引魯詩云陽如之何揚與陽音義通故得爲傷也吳字毛不爲傳當同絲衣是以鄭箋卽用彼傳毛意言多士不爲讙譁不有損傷耳孔謂揚與誤類因用王子墨之說述毛恐非傳旨況釋文載王肅音吳作吳音話尙未定誰是王義作誤者吳與虞本通虞又訓誤閟宮無貳無虞傳訓虞爲誤是也作吳者絲衣不吳不敖釋文載何承天史記索隱載姚氏皆云說文作吳大言

也今本說文作吳乃徐氏所校定過誤與大言兩義皆非無據然總不若仍依絲衣傳訓譁爲得也

閟宮

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正義曰復周公之宇雖辭出于經而經之所言止爲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按經泰山巖巖魯邦所詹言北境所至也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言東境所至也居常與許傳言南鄙西鄙則南西之境所至也經合四境而言非止常許二邑矣蓋首二章敘有魯之由三章王曰叔父至如岡如陵敘山川土田附庸見啟宇之大而以僖公保彼東方六句結之言保此宇如岡陵之堅固也四章言保東方之實公車千乘復革車千乘之舊而頌其眉壽以保之五章六章七章合北東南西之境明復周公之舊黃髮兒齒亦頌其永年以保此宇卒章寢廟並作萬民皆順猶文王作靈臺而民始附是能保其宇之效全篇皆言復宇正義云云序與經乖不可从也

閟宮有侐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正義曰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又曰孟仲子曰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按傳非謂姜嫄之廟爲禖宮乃謂周人以禖宮爲姜嫄廟也月令高禖鄭註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

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禖如鄭之言是高辛以前求子以先禖配天而祭高辛以後求子以簡狄爲先禖配天而祭簡狄爲先禖則姜嫄亦爲先禖可知稱後王則自虞夏以來已然也商周亦立禖宮而先禖之神實爲二代之祖母故名先妣在商無文以明之周則周禮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是也樂用大濩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同用先代之樂與享先祖用大武者特殊蓋已不敢以人鬼視之故孟仲子說此詩以爲本是禖宮既爲禖宮則惟元鳥至之日一祭傳所以言常閉而無事矣

稙穉菽麥傳先種曰稙後種曰穉正義曰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文畧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穆天官內宰鄭司農註云先種後熟謂之稙後種先熟謂之穉是傳亦畧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按七月傳但言後熟先熟可得云畧而不言其種此傳不然凡禾皆先種者先熟後種者後熟經何容表異與重穋連稱傳之先後乃長幼之異名也爾疋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又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謂長婦爲姒婦郭景純註曰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釋文引廣疋云先後妯娌史記封禪書云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于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爲先後宛若索隱曰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卽今妯娌也孟康以兄弟妻相謂也韋昭云先姒後娣如彼諸文皆謂婦之長幼爲先後此傳兩種字讀如稙穉之種謂

穀種也先種猶言長種是天生一種長大之禾後種猶言幼種是天生一種幼小之禾韓詩曰稙長稼也穉幼稼也韓詩之長幼卽毛傳之先後也先後並當音去聲釋文無音亦誤莊公之子傳莊公之子謂僖公也按此傳正義不釋新廟奕奕傳云新廟閔公廟也傳以僖公旣後閔公則當爲閔公之子經言莊公之子是史克謂之也文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傳曰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曰譏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何休註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爲祖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楊士勛疏云親謂僖公祖謂閔公三傳皆以閔僖爲父子蓋弟死兄及則以弟兄爲昭穆與父子同各爲一世今以僖長而躋僖公是升僖爲昭以閔爲穆世次亂故云逆祀杜元凱躋僖公註云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如杜言則兄弟同昭穆不過一廟中坐位之逆而以後羣公昭穆仍自不亂何以定八年復須順祀先公以此知當日升僖爲昭降閔爲穆世次悉亂在僖公爲子先父食在文公爲先禰後祖此詩之作不知在文公何年序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行父于文六年始見經已在躋僖公之後則所謂莊公之子者逆祀已定詩人雖明知非所當稱而亦不得不

順文公之意矣

龍旂承祀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又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正義謂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爲郊祀自是舊說之謬而明堂位祀帝用日月之章與此龍旂不同故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按古詩毛說不知何人當是後漢諸儒之說龍旂春秋毛皆無傳何以知毛意爲祭天惟以經文核之則當天祖並祭而以春秋匡懈句爲之綱春卽下文皇皇后帝周之孟春郊天也秋卽下文秋而載嘗也郊天而建龍旂者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又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旂與常原別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常亦爲旂郊特牲云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大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彼說祭天之旂有龍與日月則知郊天建旂實兼日月非僅有龍而已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是龍旂句得爲祭天也正義以毛無傳同之鄭說義亦可通但不當引明堂位以駁龍旂耳

皇皇后帝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正義曰明堂位祀帝于郊註云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公所祭惟祭蒼帝耳蒼帝亦大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焉按鄭註禮在前箋詩在後昊天上帝與靈威仰此箋不復區別當以箋爲定說禮記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正月建子之

月是言冬至祭昊天上帝也襄七年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啟蟄建寅之月是言祈穀郊祭靈威仰也獻子以魯人談魯掌故子寅二建魯皆祭天當得其實春秋書郊亦非止祈穀之祭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皆在春正月是冬至之祭也孔于郊特牲疏言魯以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其說是已此詩復引明堂位註謂魯郊惟祭蒼帝非夔意也

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正義曰天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按周禮獻尊鄭司農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與此傳沙飾合皆讀如婆娑之婆箋不易傳蓋與毛同義當然矣說文犧云宗廟之牲也从牛羲聲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孔安國尚書序伏犧氏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羲古字犧今字說文羲氣也从兮義聲古讀羲如俄與娑聲諧然則經典中犧牲字皆應作羲泰籀已出之後乃有犧字依字造器作爲牛形顯屬後人僞託齊子尾當春秋時古文見用安得已有犧字而依以作牛尊哉

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正義曰地雖廣以千乘爲限又謂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不合者公徒三萬謂諸侯三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二者不同故不相合按鄭以公車公徒分說

故孔從之傳言大國之賦千乘而公徒無傳則毛意車徒合說有車千乘卽應有徒三萬不得與箋同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司馬法也計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與此公徒三萬不合周禮小司徒註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百乘三千人計之千乘適得三萬人閔二年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杜註云車甲之賦異于常出故傳別見之計車百乘士千人三百乘適合甲士三千人孟子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亦然左傳孟子惟言甲士此詩合士徒計之故千乘爲三萬人此亦是司馬法杜元凱謂傳別見之然則古者出軍有二法矣傳意當然

公徒三萬箋以三萬爲三軍正義引鄭答臨碩謂此爲二軍因疑僖有三軍其後無之春秋何以不書作舍斷爲僖實二軍與此箋相戾按泮宮新廟伐淮夷春秋不書孔謂史文有闕僖有三軍不書作舍又安知非史偶闕乎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言其大法亦視其國之能具與否衞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以出軍常法論三百乘適滿一軍其初年一軍不備是有能具有不能具也魯自周公

時革車千乘伯禽之伐淮夷三郊出軍已備三軍僖公復周公伯禽之舊故詩人頌之然魯人出軍亦無一定春秋書一卿將者一軍二卿將者二軍昭五年舍中軍矣而十年伐莒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三卿並將哀二年伐邾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三卿並將仍用三軍成二年戰于鞌未作三軍也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人帥師且四軍矣春秋何以不書然則鄉出三軍不必盡用已盡用矣或敵眾我寡亦許更調遂軍非以三軍爲限襄昭之世書作書舍自緣三家欲分公室而書義不係於三軍二軍之得失也僖有三軍當从箋義

遂荒大東傳荒有也正義曰荒訓爲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按釋詁云撫庀有也郭景純引詩曰遂撫大東那叔疏曰今詩本作遂荒大東此言遂撫者所見本異或當在齊魯韓詩如郭註那疏則毛作傳時經是撫字故訓爲有耳訓荒爲奄乃是箋義未可以釋毛也

箋云大東極東正義曰大東之下卽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爲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正義渾言不實指其地之所極按魯頌譜云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水經淮水篇註云游水又北歷羽山西地里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尚書曰堯嘗曰四岳得舜進十六族殛鯀于羽山是爲檮杌漢祝其縣故城在今江蘇海州直隸州屬贛榆縣西五里羽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春秋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云

會于視其實夾谷夾谷山亦在今贛榆縣視其沿海爲齊魯
境上之地是魯東境自周公以來卽至海也

保有鳧繹傳鳧山繹山也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
之陽有桐木也按漢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
嶧陽後漢郡國志下邳東海縣有葛嶧山本嶧陽山是書之
嶧陽乃葛嶧山書正義引漢志下邳縣葛嶧山謂卽嶧陽是
也漢志又云魯國騶縣故邾國嶧山在北水經泗水篇註云
潕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
邾文公之所遷又曰山北有絕巖秦始皇觀禮于魯登于嶧
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書門詩所謂保
有鳧繹者也是此詩之繹乃嶧山也正義乃以書之嶧陽當

之誤矣嶧山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

商頌那之什

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正義引服虔王肅以契孫相土居商邱故
湯以爲國號而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號者以經典言商
皆單謂之商不言商邱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國號其
說辨矣但契之所封不言何地元鳥箋爲堯司徒有功封商
正義亦畧而不言按史記殷本紀云契封于商賜姓子氏集
解引鄭元曰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索
隱曰堯封契于商卽詩商頌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是也
張守節正義曰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
之商國帝嚳之子卨所封也水經丹水篇云丹水又東南過

商縣南鄙道元註曰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大華之陽皇甫謐闕駰竝以爲上洛商縣也殷湯之名起于此矣然則契所封商地爲今陝西商州直隸州非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也

那

置我鞉鼓傳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正義引金縢植璧秉圭註云植古置字是植爲古文置爲今文論語植其杖而耘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耘論語古文也故作植毛詩亦古文而此作置者說文植云戶植也从木直聲或作櫃从置置卽櫃之省耳釋文植時職反又音值明堂位釋文植我云市力反又音置徐音徒吏反又徒力反此音值值字誤當云又音置也

依我磬聲傳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正義曰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詞宋玉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如正義仍是釋清字未釋萬物之成按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是樂之有磬原以象萬物之成傳之言此蓋釋經之依字孟子曰金聲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振收也擊特磬所以收衆樂之聲故衆聲皆倚之衆聲之成卽象萬物之成矣

烈祖

嗟嗟烈祖正義曰毛以爲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遞成湯之功言其福流于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按上篇傳以烈祖爲湯之上祖以湯孫爲成湯者以經言置我鞉鼓是湯改夏制言奏鼓衎祖明是湯功烈之祖言湯孫奏假爲奏大樂明是湯孫爲烈祖之孫此篇烈祖湯孫毛皆不釋則當如上傳統指中宗以上有功烈之祖末句湯孫之將則專指湯善爲人子孫顯大之所致孫者對祖之稱湯有祖故湯得稱孫若以烈祖即湯湯既爲祖矣何得又稱爲孫正義述毛以烈祖爲成湯非毛意也鄭上篇烈祖爲湯而湯孫爲大甲言大甲之祀成湯也此篇烈祖亦爲成湯而湯孫箋云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則以湯孫爲中宗之子孫以烈祖既爲成湯則湯孫不得復爲湯也

嚴假無言傳嚴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云又總升堂而齊一訓假爲升釋文云鄭音格訓至非也正義曰嚴總古今字之異按長發百祿是總釋文云本亦作嚴是嚴總本通依說文嚴乃釜屬而得爲總者嚴从敳聲說文敳云斂足也鵅鵅其飛也敳徐音子紅切書序湯伐三嚴殷本紀作三敳敳有斂聚之義故得爲總中庸引此作奏假無言奏讀當如湊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廣韻湊水會也聚也湊亦總也言助祭者湊集大眾無言無爭字雖異而義實同矣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嚳卒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箋云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按毛不信鳦卵之說而謂本其爲天所命則亦以契是天生與生民傳堯見天因郊而生稷同以元鳥至而生正釋經降字正義謂天無命鳥生人之理泥矣箋以爲吞鳦卵者正義謂鄭據中候及史記殷本紀但吞鳦卵止應生鳦何以孕而生人孔不言也易序卦傳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是古者人由物化聖人不語怪而序卦之言如此此其所以緣生民元鳥而不疑其誕也

宅殷土茫茫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曰書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者也按皇甫謐以穀熟爲南亳湯所都即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則寧陵之葛鄉也蒙爲北亳湯所盟偃師爲西亳盤庚所遷也鄭以湯都偃師正義謂據漢書地里志舊說而于皇甫謐寧陵偃師相去八百里亳眾往耕非理之難究未有以解也史記殷本紀云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从先王居張守節曰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

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
集解引孔安國書序註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
曰从先王居張守節按亳偃師城也商邱宋州也湯卽位都
南亳後徙西亳也商邱爲今河南歸德府首邑商邱縣南亳
穀熟舊縣在歸德府城東南四十里是南亳卽商邱如孔安
國及張守節說則孟子湯居亳在湯未遷時故得使亳衆往
爲葛耕皇甫謐之言非所難矣本紀又云帝盤庚之時殷已
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又云乃遂涉河南治
亳集解引鄭元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
是鄭以亳有殷地故此頌言宅殷土也
正域彼四方傳正長域有也正義曰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爲
已有非訓域爲有也按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此傳以域爲
有與韓詩正同域本或之或體說文或云邦也从口从戈以
守一一地也古或與有通書微子云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
士云時乃或言爾攸居孔安國傳皆云或有也呂覽毋或作
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註云或有也詩域字
本作或故毛訓爲有耳
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何任也正義曰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
員爲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
潤無所不及也按傳無霑潤之義古字河與何通漢書天文
志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爾正釋天云何鼓謂之牽牛郭
景純註曰今荆州人呼牽牛爲檐鼓檐者荷也傳蓋讀河爲

何言政教大均無所不任與百祿是何同故傳統以任釋之

釋文云維河本亦作何王子雍以爲河水故正義以王述毛非傳意也百祿是何本亦作苛古河何苛荷字俱通

長發

序大禘也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正義曰祭法稱殷人禘嚳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謂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詞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又云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按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

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契感天而生著于正頌周郊以稷配殷郊何乃以冥配冥勤其官而水死雖有功烈未能比契且非感天而生明是戴記錯誤實當郊契祖冥而宗湯殷人以契爲大祖故學者不以祖契爲非不知明堂配帝謂之祖宗魯語禘郊祖宗報五者皆祭名非大祖之祖也殷自以契爲大祖而以冥爲明堂配帝之祖與周之文王同此箋云以祖配之帝立子生商箋云帝嚳帝也元王桓撥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元王是鄭已明以殷人郊天契配黑帝何以言不美所配之人乎毛無明訓當與箋同降予卿士與宣哲維人一例以功臣配享蓋謂宗廟五年一祭之禘序以爲大禘者對三年吉禘言也

至于湯齊箋云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于湯而當天心正義曰相土至湯有令聞者惟有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按魯語云上甲微能帥契者也故殷人報焉是冥之外尚自有人不可謂不能漸大汲郡古文云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沈約註云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百祿是遒傳遒聚也說文遒訓迫也揫云束也引此詩作百祿是揫爾正釋詁揫聚也然則遒揫字通故毛訓遒爲聚也正義不釋故詳之

武王載旆傳武王湯也旆旗也箋云于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按武王靡不勝傳意言武丁爲人孫子能行其先祖武德王道無不勝任也故不訓武王爲湯此傳已訓爲湯則武王是湯之號殷本紀云于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太史公之言與此傳合正義述毛云有武功有王德同傳于箋并毛意也說文旆从市聲旆即左傳之茷易豐其沛本又作旆子夏傳作茀市茀亦音弗說文引此詩作坡荀子引作發而坡與發通音同假借作坡發耳旆有弗音與烈昜韻協釋文惟音蒲貝反蓋誤

殷武

采入其阻傳采深箋云采冒也正義釋傳曰采者深入之意故爲深也釋箋曰以其遠處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按釋文引說文云作罙从冂米云冒也今本說文云周行

也則采采字別矣廣韻云采深入也冒也周行也深入卽毛訓冒卽鄭訓周行卽說文訓如廣韻似以說文作采爲非故从詩作采而并載鄭許之義說文玉篇口部俱無采字惟說文穴部有宷字註云深也一曰竈宷从穴从火从求省徐氏音式鉞切字本作宷隸轉作采訓深與毛傳合然則經采字當作宷箋之訓冒字當作采正義采采不分疏也

箋云冒入其險阻正義曰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險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險按方城有二僖四年傳杜預註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水經淯水篇註云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雔縣東至潕水達沘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卽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若南北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山也此一方城也史記齊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文十六年左傳云楚人使盧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杜預註云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水經沔水下篇註云堵水又東北逕上庸郡故庸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羣變以叛故滅之以爲縣屬漢中

郡漢末又分爲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水又東逕方城亭而北歷豸山下而北逕堵陽縣南北流注于漢謂之堵口此又一方城也楚在殷高宗時其國都不知在何處經言居國南鄉大界與春秋之楚無異故箋據春秋傳方城爲說論地則兩方城俱爲險隘然葉縣方城爲楚北戶又綿亘六百里箋云方城之隘當指此正義引服子慎註其意謂庸方城非箋意也葉方城山在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四十里庸方城山在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

命于下國箋云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正義曰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滅削故至于湯時止有七十里耳按契始封在陝西之商州舜末年益封百里當亦其地其後昭明居窮石相土居商邱汲郡古文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帝癸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即書序所謂湯始居亳也箋言湯由七十里蓋謂偃師之亳非謂契初封商地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